龍岡山人古文尚書四種

古文尚書辨惑卷十六

黃岡洪良品右臣著

附錄林春溥開卷偶得

林春溥曰古文尚書自朱子始疑之後之和者衆矣一則以文之平易也二則以出之太晚也三則以爲采輯補綴無一字無所本也抑余亦有疑者凡文之徵實者不容僞如堯典之命四仲禹貢之敘九州洪範之綱舉目張顧命之臚陳名物皆非古文所及平心而按實有判然不同然其間微言大義醞釀宏深語醇而氣厚亦決非晉人所能僞卽令采輯補綴豈能渾然天成如己自出衍至二十五篇之多試使識古文者如其說而爲之恐不能成一篇亦復談何容易乎今以源流考之安國所傳約有數派其一以傳都尉朝而倪寬亦從安國受業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其一則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然史記所引用不出伏生二十九篇之外而歐陽大小夏侯尚書皆出於寬則仍伏氏之本也

蓋古文增多未奉詔旨立博士設弟子安國不敢私授其所稱問故受業者不過就二十九篇中質其疑義考其同異如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賈逵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是已惟孔世傳（見後漢書儒林孔僖傳）及都尉朝等乃其嫡派其傳授序次固有不可誣者按漢書儒林傳安國以古文授都尉朝朝傳之膠東庸生生傳之淸河胡常常傳之虢徐敖敖傳之王璜及平陵塗惲惲傳之河南桑欽而賈逵父徽實受書於塗惲逵傳父業遠有源流至晉太保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授天水梁柳柳授城陽臧曹曹授汝南梅賾賾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是豈出梅賾一人之手哉朱子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今按漢書路溫舒傳引書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春秋繁露引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猶惟我君之德又引書曰厥辟不辟忝厥祖又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說苑引書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引孔子曰木受

絕則直人受諫則聖風俗通引尚書曰紂為逋逃淵藪後漢書劉梁引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論衡引武成牧野之戰血流浮杵說文引虞書毳字及周書若藥不瞑眩鄭志趙商問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皆古文也安得謂前此諸儒皆未經見邪淮南子曰禹執干戚儛兩階之間而三苗服又曰紂斮朝涉之脛而萬民叛又曰君子之居民上以腐索御奔馬韓詩外傳引周制曰先時者死無赦論衡答佞篇云故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亦得見古文故有是語否亦經師之所傳說但未能舉其全篇耳朱子又云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者又云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易者全不能記也案漢書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漢定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據此則二十九篇故有其書且以傳於齊魯矣文帝求治尚書者特以句讀音義有難通曉故使鼂錯往受之伏生非謂竟無其書待伏生紀錄而後有也何偏記難

之有至謂數百年壁中之物豈無訛損一字則疑竇實在乎此竊意壁書初出當如今世所傳逸周書摩滅脫損不一而足又字皆難識安國即以今文推識其字因於二十九篇之外求其脫損少而有文義可尋者引伸觸類遇必不可知之字則以意潤色之遇有殘缺則采古書之零章斷句以補綴之其脫損多而文復古奥難曉及徵實紀載難以意造者則皆舍之此古文之所以皆空虛平易而牽綴痕蹟之處亦或不免也豈憑虛采輯之所能爲哉然則讀尚書者當如何曰吾人當學孔子之信而好古不當學孟子之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案林氏謂古文語醇氣厚非采輯補綴所能爲與方望溪同均屬持平之論至其歷敘古文之源流與古文之已引於漢世亦可以祛千古之疑惑惟於朱子所云數百年壁中之物豈無訛損一字語猶未能釋然且謂安國於不可知之字則以意潤色之即方望溪所謂以顯易之辭通其奥澀者也此皆彌縫朱子難易紛憒之說夫難易之

故朱子已自解之云譌損之疑實有不必然者孔序明云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則譌損正復不少此五十八篇特其僅完者耳序所云定其可知者此也觀於以中祕古文校三家文有脫簡則其本之無譌損可知且孔襄去安國幾及四世亦無數百年之久今世舊家所藏宋版書明版書遠或七八百年近或三四百年竹楮之脆尚有完整善本而況例簡爲之者乎

林春溥曰漢書劉歆傳成帝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祕書向死歆卒父前業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不肯置對歆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眞乃陳發

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藏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齊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歎閔也按漢書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二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皆卽成帝陳發祕藏時也儒林傳云成帝時東萊張霸以能為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釋文作劉向校之亦在此時其時孔衍亦上書辨家語云臣祖安國得古文科斗尚書為改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次孔子家語既畢會巫蠱事起遂閣廢不行於時光祿大夫向以為時所未行之故尚書則不紀於別錄孔疏引劉向別錄云尚書五十八篇此云不紀異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據此則成帝蓋嘗欲興古文而能治之者膠東庸生安國之孫衍皆其人也惜劉向不能將順其美耳孔疏曰夏侯等書宅嵎鐵昧谷曰柳谷心腹腎腸曰憂賢陽刵劓劅剠云臏宮劓割頭庶剠而梓材牀敗人宥王啟監厥亂為民論衡引作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想亦今文之

異又祭邕石經今文殘字見於隸釋所引者亦與古文多異蓋劉向所校異文脫字略見於此其時歐陽大小夏侯各守師法必不取古文以更其本經而劉向卽校其異文脫簡亦必就現行之二十九篇錄爲古文此後漢杜林之本所以止二十九篇而稱爲古文而逸十六篇無師說也歟哀帝時歆欲以十六篇列於學官爲博士不肯置對而罷平帝嘗立古文不久亦罷於是古文遂隱及後漢則扶風杜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林符客陵晉所光武徵拜侍御史）常寶愛之東海衛宏從林受古文尙書爲作訓旨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更受林學於是古文遂行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皆此本也初賈逵父徽受尙書於塗惲（惲安國五傳弟子）逵傳父業與班固並授祕書肅宗特好古文尙書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逵數爲帝言古文尙書與經傳爾雅訓詁相應詔撰歐陽大小夏侯尙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而汝南許愼亦從逵受古文學故說文引書稱孔氏八年詔選高才生

襄爲今學唯閻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古文乃有百篇邪如堯典說者以爲堯舜同道弟素以爲雖有舜典今果如所論知以今讎古以隸篆推科斗已定五十餘篇並爲之傳又載孔僖子季彥答孔大夫曰先聖遺訓壁出古文臨淮傳義可謂妙矣而不在科策之例世人固莫測其奇矣賴吾家獨修之其引尚書曰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成予不狎于不順王始卽桐邇于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往居憂允思厥祖之明德安國世傳於此可見或疑孔叢子王肅僞撰然肅時古文未出何由知而傳之孔疏曰晉世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爲夏太康時陸德明亦云王肅注今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祕之歟而近世攻孔者卽指古文爲王肅僞造然肅果僞造古文經傳具備何必又爲尚書解見隋經籍志止二十九篇以啟後人疑竇乎晉書稱皇甫謐從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今考湯誓序疏稱皇甫謐引伊訓造攻

自鳴條朕哉自亳引湯誥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而太平御覽所引帝王世紀有云案經傳夏與堯舜同在河北冀州之域故五子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又云今梁自有二亳南亳在穀熟北亳在蒙非偃師也故古文仲虺之誥曰葛伯仇餉初征自葛即孟子之言是也謐之卒在晉武帝太康三年時古文未出而其書引之鑿鑿如此郭璞爾雅釋詁注引徯我后此太甲篇也引書曰禹拜昌言此大禹謨篇也又引逸書釗我周王此武成篇也又於鳥鼠同穴下引孔氏尚書傳云共爲雌雄於狗四尺爲獒下引尚書孔傳曰犬高四尺曰獒璞死王敦之難雖在東晉明帝時而爾雅注中一引元康八年惠帝年號事一引永嘉四年懷帝年號事未嘗一及元帝年號則其書成於未渡江以前可知謐自西晉以來孔傳固已漸出見重於時故豫章內史梅賾從而奏上之晉荀崧傳元帝踐阼崧轉太常時方修學校置博士尚書一人古文尚書孔氏一人孔傳之立實始於此而當時諸儒深信不

疑者更由晉世祕府所藏有古文尚書經文得以相證耳陸氏釋文云永嘉喪亂眾家之書並滅亡而古文孔傳始興攻孔者因謂僞書無從質證然隋志固云晉世祕府所藏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不言其亡又云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亦未嘗及古文也牛宏歷陳古今書籍之厄以劉石憑陵京華爲書之四厄元帝之初漸更鳩聚著作郎李充以前祕書監荀勗中經簿校之才十之一舊唐書經籍志云永嘉之亂洛都覆沒靡有孑遺江表所在官書止三千一十四卷安知古文尚書經文不在其中耶即令亡於永嘉而安國世傳之本自在何無一人上言其僞此又其明徵也自孔傳盛行今文以無用漸廢遂致亡失後人目不見古經遂生異議古人有知當竊笑於地下矣

榮余初作晉世古文尚書考及駁諸家各條猶未見林氏王氏書逖見兩家之書覈其所言與余有若重規疊矩可見是非之公心同此理非蹟所著終不可掩仍采錄於後以俟來哲之並觀焉

林春溥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書疏引鄭康成讀經作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謂攝位至死爲五十年史記亦同其說然堯之咨岳也曰朕在位七十載而舜於是舉其使舜攝曰乃言底可績三載是堯之七十二年也又曰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是堯在位百年舜自歷試至此三十年故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也舜之禪禹曰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而孟子曰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合之爲五十故曰五十載陟方乃死也若歷試二十年方攝何以云底績三載且舜攝八年而堯崩何以云二十有八載乎近人攻古文者力主史記以與孔爲難亦未詳考耳

案此條引孟子以證尚書舜徵庸在位陟方之歲甚精確孔鄭之得失於此可見若以康成實出史記豈史記更古於孟子邪是說亦與余同

林春溥曰蔡氏考定武成移底商之罪至萬姓悅服於于征伐商之下

似矣但是時武王尙諸侯也天下未定何得於皇天后土名山大川之前自稱周王發卽以爲史臣追增之然觀武王誓師凡稱王者皆史臣敘述之辭若武王自稱但曰小子發予小子予一人未聞自稱周王者其稱文王則曰文考至武成告羣后方云文考文王明乎辭有體製也若云可以追增則何不可追增之有蓋此篇爲告武成而作與逸周書所記克殷解不同故于征伐商之下不說如何克商便接王來自商云云自底商之罪至天下大定承上文柴望大告武成而言柴祭天也望祀山川也故曰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以下正其告武成之辭也自今商王受至萃淵藪告商罪之不可不伐自予小子至用附我大邑周告己之伐紂出於順天應人自惟爾有神至無作神羞乃祈天永命之辭非謂相其伐紂也自戊午至天下大定乃告成功之辭乃反商政以下則史臣約紀新政及開國規模以結之原文自明不必疑有錯簡

粲唐弼唐滿之言曰周書武成篇當以古武成爲正盜書名武成紀功也所以首爲一月至于征伐商畧提用武之始厥四月哉生明至大告武成總敘武功之成既生魄以後則因諸侯朝會而示以繼志述事之故以見伐商不違乎先底商以後則因百神祭告而述商逆周順之故以見伐商不違乎神既戊午以後則假說用武之詳以明篇首于征伐商之意乃反商政以後則言功成治定之事以終大告武成之意書有綱領有條目先畧後詳反始要終渾渾全全脈絡適貫不必挨時順日而時日有可考此所以爲古人之文也宋儒所更定者如今人做供招但知挨年順月流水說下殊非文法亦昧武成名篇之旨長品竊謂宋人誤認告神在伐商之先不知告神一段即柴望之文故於告諸侯時述之若未伐商以前武功未成不容有柴望告神之詞或謂禱神告諸侯兩事豈宜合一毛奇齡曰左傳引經原是一串禱神之詞皆於告諸侯見之如昭七年傳芋尹無宇曰昔

先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罪淵數則明屬一詞不可分易且李氏易解引漢後諸儒注既濟卦有云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丁未祀于周廟此等引書皆在孔傳未行之前者其於丁未祀廟直接生明又安得以生魄一節間於生明之節之下然則據此數家之說武成之無錯簡可知矣自劉原父蔡九峯歸熙甫李安溪輩紛紛考定已屬多事乃郝敬猶謂其無次第費解釋至以牘鼎目之其孟浪爲何如者毛氏斥其目不識寶有以哉

又案禮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據此則是伐商後始告神告諸侯嗚呼羣后一段正告諸侯追王之詞也與古武成次序恰合

林春溥曰書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史記武王即位九年東觀兵至于盟津乃還師歸十一年十二月戊

午師畢渡盟津序紀周正史紀殷正二者皆合獨泰誓云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陸氏釋文謂年月不與序相應馬鄭王肅諸儒皆疑之而孔傳依違其說解十一年伐紂爲觀兵解一月戊午師渡孟津爲十三年更與諸侯期而伐紂一序之內強鑿兩段尤屬附會今以竹書紀年證之帝辛五十二年當武王十一年冬十有二月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從周師伐殷蓋殷十二月建子周之一月也三統歷推戊午爲子月二十八日是時周未改正朔故仍爲武王十一年十二月序雖稱一月而猶繫之十一年者以此越六日甲子三統歷推爲丑月五日則爲殷之明年正月而爲武王之十三年故呂氏春秋曰武王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紀年亦云武王十二年辛卯伐殷敗之于坶野既克殷而後改朔故國語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世俘解曰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則咸劉商王紂史記亦云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皆周正也若齊世家謂武王十一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蓋猶仍商正

而年則非矣問者曰杜預謂紀年皆用夏正則所書武王十一年冬十有二月安知非丑月乎余曰不然唐大衍歷云武王十年夏正十月戊子周師始起蓋據竹書帝辛五十一年冬十一月戊子周師渡盟津而還之文夏十月殷之十一月也是非紀年用殷之明證乎或又曰書序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云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然則克殷非十三年而何曰據史記此乃克殷後二年之事書大傳則謂武勝殷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因以封之箕子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問洪範二說雖小異要其訪範非卽在克殷之年則一也且紀年繫周武王元年於帝辛四十二年之下其年歲在庚辰而於後幽王之末統計周之年數又云武王元年己卯自己卯至辛卯十三年則又從其成君之年數之然則牧野之役出師在十一年克殷在十二年而通計成君之歲亦可云十三年歟

案前漢書律歷志云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故書

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太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十三年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歲亦在鶉火故傳曰歲在鶉火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據漢志則伐紂者十一年克殷而訪範者十三年朱子引訪範之歲以證克殷蓋據漢志爲言與史記大傳不合然序言十一年伐紂書言十三年大會孟津明屬兩歧故孔傳遂以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解之議者於是據此疑經傳之僞而不知非僞也漢志亦云十一年伐紂十三年克殷劉歆親見古文據以入歷班志述之且引書序太誓參差之故爲之詳加訓釋雖其爲觀兵與否事無可考而書序之爲十一年太誓之爲十三年則不誤非晉人之僞造古文而歧之也且觀兵之說已見史記亦非晉人之僞造孔傳而爲之也不然晉人非無目者書序明言十一年乃造書不依書序故改作十三年以與之牴牾非人情矣

附錄陶辛垣駁閻氏古文疏證數條

閻若璩原詞第一條　如堯典帝曰我其試哉三家本無帝曰二字四岳之言也以上文岳薦鯀云云則此試哉亦屬岳鄭康成注試以爲臣之事愼徽五典原接帝曰欽哉之下試卽指愼徽五典等下女于時二語乃另一意

陶銳駁曰若如所云我其試哉之我屬岳而不屬帝則岳不待帝命而擅試矣觀下賓四門卽爲四岳之官百揆卽總百官之事納大王氏以爲大錄天下之政此等試法不屬之帝而出之岳帝堯時恐無此等專擅之事推其意不過硬以下篇之首二十八字爲僞而不知其不可通也且謂下女于時二語乃另一意作何安置邪豈此二語亦僞造邪

案此處若無帝曰二字則下文意不相貫試哉之下緊接女于時觀厥型于二女可知試之云者卽指觀型之事也此自堯先觀型而後任政如此試法在堯則可若四岳薦舜敢云以女試之乎至愼徽五

典云云乃爲試以爲臣之事耳上文岳薦鯀云試可者因堯吁咈而岳勸堯試之岳亦不自言我試也伏本偶脫帝曰二字此其不及孔本完善處史記堯本紀亦云堯曰吾其試哉此其從安國所問之堯典古文說也王充主說篇亦云堯老求禪四岳舉舜堯曰我其試哉王充在東漢初所見本有帝曰二字是充實見古文堯典也不云帝曰而云堯曰一字異文或引書時改之如孟子改帝乃殂落爲放勳殂落之例

閻若璩原詞第二條　古文舜典別自有一篇與今安國書析堯典而爲二者不同故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爲堯典史記載愼徽五典至四罪而天下咸服於堯本紀不於舜本紀孟子時典謨完具篇次未亂固的然可信馬遷亦從安國問古文其言未爲紕也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文辭古崛不類孟子本文史記舜本紀亦載其事而多所增竄不及原文遠甚亦信文章格制各有時代不可強同

孟子此一段其爲舜典之文無疑然要可爲心知其意者道耳
陶鈖駁曰古人引書堯典舜典原未細爲分析如左氏引虞書皆作夏書後人不因此疑虞書之僞也至史公四罪而天下咸服以上諸事皆爲堯在位之事其入堯本紀夫復何怪今舜典之文何嘗不采入舜本紀乎若孟子使舜完廩一段雖不知孟子所引爲傳記爲逸書而斷非舜典所宜有以典之體關於朝章政事斷不宜以家人瑣屑之語參錯其間也如二嫂使治朕棲等語置之命官典禮制樂之間類乎不類乎不然堯自唐侯而爲天子生平豈無一二逸事而堯典不載則體例可知矣閻氏不知此理而一則曰文章格制再則曰心知其意眞強顏哉此一條係與洪右臣從平日所論定者心服其語故及之

案古人引書篇名各隨所指辛垣以左傳引虞書作夏書證之甚確余撰古文辨惑力明古文非僞與辛垣言如響斯應因出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示之辛垣力斥其謬越數日以所駁數條示予予見其

所論皆允因錄之於此至於父母使舜完廩一條鄙意竊以語近鄙屑非帝典所宜有辛垣大以爲然且爲筆而存之予又以語紀朗如紀朗如曰吾向亦主古文不僞之議爲論者所沮今聞君言益信

閻若璩原詞第三條　近代孫鑛評尚書亦謂大禹謨則漸排矣鍰受之極詆其非聖無法爲侮聖人之言彼敢以文字論聖經誠哉其爲侮聖言也然大禹謨實是古文先儒故當疑之余亦謂先秦無段落之蹟西京絕駢偶之語況三代以上之文乎若以大禹謨則漸排爲風會使然則皋陶謨次於大禹謨之後亦應涉排何獨不爾則知今文古文出於兩手決矣

陶銳駁曰如以爲排則堯典克明俊德以下排而且作聯珠體申命羲仲以下則竟作四大排豈堯典亦僞書邪至先秦二語尤非確論六經具在段落處處可尋駢偶篇篇均有何況先秦與西京乎若云出於兩手則歷代史官不同今文古文當出於數十手何兩手之足云

案閻氏譏大禹謨之排不知禹謨排語有引於各傳記者原書如是不可僞也如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引於呂覽去賢勿疑任賢勿貳引於趙策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引於左傳刑故無小宥過無大引於論衡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引於左傳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無與守邦引於周語人心惟危道心惟危引於孟子外書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引於荀子其中有注爲書注爲夏書者豈得謂三代以上之文遂絕駢偶之蹟乎即皋陶謨亦有之如在知人在安民俟以明之撻以記之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股肱喜哉元首起哉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其爲排語一也何得大禹謨獨不爾乎不獨此也欲敗度縱敗禮左傳引之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周語引之民非后無能胥以甯后非民無以辟四方禮表記引之天作孽

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孟子引之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呂覽引之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秦策引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引之大德毀其力小國懷其德左傳引之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人力武侯心書引之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孟子引之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禮坊記引之無不出於古文亦無不用其駢偶此豈可以一手兩手鐵之邪夫孫氏以排語妄評古文閻氏既以爲侮聖言矣乃明知之而仍自蹈之何哉

閻若璩原詞第四條　禹自堯七十二載乙卯受命平水土則娶塗山氏女在丁巳戊午啓生計歷堯之崩與舜之崩俄而禹崩及啓即位改丙戌年已八十九所以享國僅七年壽九十五而終竊以是時其元妃未必存況又歷太康十九年歲辛亥方有失國之禍使啓若存壽一百一十四歲古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此蓋言其大

限若國君則十五而生子禮也妃定與之齊年天子何獨不然是仲康等御其母以從年當一百一十有四矣莊子言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惟堯舜逾上壽之外他不少概見然則大康失國時固已無復母存矣

陶銳駁曰此條更無端鑿空無理取鬧矣無論五子之母爲啓之元妃繼妃不可考卽爲啓之元妃亦事所應有如必周內以疑古人則不獨古文爲然卽今文亦難盡信矣卽如太公八十遇文王之說載在東漢以後之書者甚多或難據爲典要至孟子有西伯善養老之言則太公再娶之年誠非少壯矣且其女邑姜爲武王元妃則太公雖不知事文王幾何年而其齒至少亦當與文王相上下乃武王九十三歲而崩之後而金縢之二公及王二公命邦人其一則太公也揆是時太公齒當亦有數十歲矣豈金縢今文亦僞書邪閻氏其何辭以對

案史記共和以前無甲子以其荒遠難稽也乃閻氏於數千百年後

硬斷禹娶塗山在丁巳啟生在戊午啟十五而娶妃妃與啟爲齊年啓八十九即位九十五而終太康時妃已不存以是爲五子無母之證觀其逐層杜撰羌無故實而言之歷歷如繪不怍於心此與王西莊斷孔安國爲年四十者同一幻想皆作僞以攻人之不僞者也唯毛西河謂解經勿杜撰勿強說人倫序其言最允乃近世學者反黜毛而尊閻何也

閻若璩曰原詞第五條　晩出書所載太甲即稽首於伊尹矣伊又屢自稱其字於太甲豈不君臣交相失乎

陶說駁曰洛誥亦有王拜稽首之文豈今文亦僞書邪傖父不知三代以前三公有坐論之儀天子有荅拜之禮至暴秦以後此禮遂亡而乃援秦以後之典章以疑三代其亦不通之甚矣至伊尹名摯名尹分見各書並有謂其名阿衡者然三代以前但質禹皐陶則對君稱予稱朕周公對三王且稱爾之與我今見今文尚書人不以爲疑何獨疑於古

文乎且言雖出於伊尹敘述實成於史臣即偶有不檢當亦史臣之故而不得以此廢聖經也不然周召之呼王一則曰沖人再則曰孺子三則曰王小子後世其可行乎於此等處疑僞則今文之僞也久矣

案王答拜之文亦見顧命今文臣無稱字之例辛垣即以今文折之最直捷

閻若璩原詞第六條　趙氏稱孟子尤長詩書其於書之辭必熟習必不以古人口中語認爲敘事又必不以古人口中語妄續之於後與或妄增之於前自亂其引古之例斷斷然已柰何晚出書以校之孟子有不然者書曰天降下民一節自武王恥之上皆書辭蓋史臣所作故孟子從而釋之曰此武王之勇也亦猶上文引詩然後從而釋之曰此文王之勇也正一例也僞作者欲竄入武王口不得不去其末二語又改天下曷敢有越厥志爲予曷敢有越厥志試思此段在泰誓上者曾有一毫似武王之勇而孟子乃引之乎又有攸不爲

臣一段亦史臣作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於大邑周由臣逃士女之辭僞作者亦欲竄入武王口自不得不去其首句又改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試思今文書大誥曰天休于甯王與我小邦周多士曰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其自卑如此于勝國一曰大國殷再曰大邦殷甚且曰天邑商其尊人如此豈武王當初得天下日徧告羣后而乃侈然自以爲大邑周乎即文理亦不可得通凡晚出書之以敘事爲議論其誤如此

陶銳駁曰天降下民一段閻氏以爲無絲毫似武王之勇誠然但孟子引書全以作之君作之師欣動齊王口雖引此段經文胸中實融全篇故斷之曰一人横行于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與上節引詩不必一例者古人原無印板文字也孟子引詩書此例甚多如康誥曰殺越人于貨云云下接是不待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于今爲烈横斷數語再接如之何其受之如引魯頌曰戎狄是膺云云横斷

周公方且膺之一語再接予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與此正是一例其所以易予曷敢有越厥志爲天下曷敢有越厥志者蓋故意與下一人橫行于天下作反對之勢是孟子之點竄經文非經文之點竄孟子也如閻氏云一人二句爲古書原詞試思予曷敢有越厥志之下突接一人橫行于天下無源無委通乎不通乎上文曰我武王之自我也曰予武王之自予也其下忽接武王恥之如夢如囈類乎不類乎橫僞書二字于胸中信口妄談而不自知其乖謬一至于此至有攸不爲臣一段孟子不著書目全非引書體原文曰大邑周者對臣下而言也曰小邦周者對殷民而言也體例如此以此爲怪得毋爲腫背之馬乎然則非孟子之誤認乃閻氏之誤認耳

案孟子所引意在主泰誓克紂之事以形武王之勇非沾沾於數句之詞也閻氏不諳古人引書之法死煞句下遂生瞀聱固宜至於句中明有我字予字確爲武王之言而謂經當至武王恥之止試思武

王二字豈可入武王口氣並文理之不知矣辛垣駁之誠當若大邑周語當是史臣鋪排之詞即孔穎達所謂今文章家稱大隋者是也古史之代王言有何定例手筆不同安能畫一即語有失當亦史臣爲之耳故孟子論武成云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閻若璩原詞第七條　吾嘗疑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必史臣美武王之辭非武王語蓋紂之惡甚於桀而武王除殘之功亦遂高於湯史臣正紀其實處曰于湯有光非誇也僞作者以三篇俱武王語一例竄入之于口中試思禮記引泰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謙謙於父之前而于商先王前侈然自多其功聖人氣象豈至於此吾故疑焉

陶銳駁曰孟子全引我武惟揚五句上明明冠以泰誓曰亦可以息喙矣乃閻氏硬以爲史臣辭非武王之語閻若璩讀書亦當知禮泰誓者

誓師之辭也誓師之時勝敗尚未可言中間可夾入史臣贊美之辭乎試觀甘誓湯誓皆今文也中有史臣贊美之辭乎若云予克受云云而以爲武王忽謙忽侈聖人言語有未可以常情測者如孔子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自任也又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自謙也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自任也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自謙也忽謙忽侈在孔子則亦有然矣豈論語亦僞書乎

案誓師之辭雖作武王口氣而其辭則經史臣潤色朱子所謂裝點出來者此也至文各有施辛垣論之極當而閻氏不知豈爲善讀書者乎

閻若璩原詞第八條　史家有追書之辭竊謂伶州鳩與景王論武王曰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斯時武王僅有三軍六師未備觀牧野可見州鳩蓋以其終有天下故

以有天下之制稱之亦追書者之常若當武王時敘武王新統軍而曰王乃大巡六師則大不可矣序書者在删書者之後故流傳說頗訛見召誥有太保字及顧命康王之誥皆然遂以太保爲召公之官曰西旅獻獒太保乃作旅獒不知武王時召公尚未也然史家書多以其人所終之官言之初不計其時亦追書者之常若當武王時敘召公所居官而曰太保乃作旅獒則大不可矣

陶銑駁曰伶州鳩對景王有厲所以厲六師之言則六師乃當時實事非追敘也如史記云武王伐紂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樂記稱總干山立則斯時不止六師矣若云牧誓有司徒司馬司空之文以爲三軍之證則以當壘尺籍軍旅屬此三官專管故獨呼之非謂止有此三官也如鴻範司徒司馬司寇豈天子祇備此三官乎若云召公爲太保武王時尚未彼但見賈誼新書保傅篇云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遂以爲召公之太保爲成王所受

之官不知太公在武王時已爲太師詩所謂維師尚父是也太公之爲師既在武王之世安知召公之太保不在武王之世乎閻氏吹毛索瘢如能確據召公之太保授于何年更能確指武王時之太保爲何人則能杜後人之口矣否則信口妄談其誰信乎

案史臣修書雖當時有是事有是語其史皆修於數十年以後如秦誓之六師乃史臣以有天下之制書之旅獒之太保亦史臣以所終之官稱之此亦追書者之常何不可之有乃在他書則可在古文則不可何也閻氏之言殊所不解幸垣駁之宜矣

古文尚書辨惑卷十七

古文尚書或問

黃岡洪良品右臣著

或問賈逵註尚書世以爲非孔古文何也余曰賈逵親受父業其父徽爲安國嫡傳乃不註其父所受之古文而註杜林漆書之古文蓋其父所受之古文爲安國隸古本杜林漆書之古文類科斗書逵好古疑即孔壁原本故舍而注之仍用立學之二十九篇而增多篇不之及亦猶其以三家教授意也馬鄭亦好此學遂亦爲之訓詁許愼亦受其學故悉載之於說文至今獨有可考者（然古文自許愼說文外有郭忠恕汗簡本山井鼎考文補遺及古文考諸書）隋志謂非孔舊本言其所注非安國隸古本也曰漆書本果即孔壁本乎曰難言也漢史嘗紀之矣儒林傳特述兩古文源流其於安國之學則書曰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譚爲尚書古文學未得立其於杜林之學則書曰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

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註解由是古文尙書遂顯于世一顯一晦派別枝分其剖析詳明不相淆亂如此乃習馬鄭者欲據杜林後起之學以奪安國初傳之學其可哉曰西漢行安國古文東漢行杜林古文今復孔鄭並行不亦可乎曰安國古文隸古書也杜林古文科斗書也自衛包改從今文隸古科斗之蹟并絕矣世所存者經文之辭而已尙何孔何鄭之有曰六朝何以孔鄭並行曰以訓詁余前論之矣（見前古文孔鄭異同論）茲不贅云

或問隋書經籍志云梅賾得孔安國傳上之其中有經否曰有傳無經何以知之曰觀上文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亡語是專就傳言之若有經則今文已亡矣曰傳何以不借經也曰朱子云漢書傳訓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尙書亦猶是也至後漢馬融爲周禮注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就經爲注安國在西漢時未開此風氣故三家傳文至晉時猶自孤行不獨孔傳也迷經永

嘉之亂而三家傳亡安國之傳亦失於是梅賾得而上之後之攻古文者誤爲傳與經亡遂疑梅賾造傳與經其實是時古文經文並存所上者傳耳曰古文經文既存志言今無有傳者何也曰是有二說毛奇齡作今無有傳註之人張崇蘭作今無有傳習之人經籍志屬隋玩今字當指隋書時言蓋追溯晉世有祕府古文耳祕府本當是壁中之科斗書維時俗書盛行學者傳鈔或依今字經籍志所謂今字尚書十四卷是也（案鄭孔安國傳本）故云今無有傳習之者（書無傳習猶古之人也案開元時唐明皇命衛包改隸古從今）是指經文字體而言非經文辭也不然是（按王鳴盛曰隋已有今字尚書不知與唐人改定者何如）時古文立學已久何云今無有傳者也此隋書非晉史今字不當屬晉解向來諸家誤會遂至爭論嘵嘵毛氏作傳注解余初見亦同張氏作傳習解今從之然不知無傳習者指壁中之科斗文而言說猶未備余故爲申論之

或問馬鄭諸儒不見古文何也曰未立學官之故立於學則爲官書人

人見而習之不立學則爲私書人雖欲習而不得見古文初出安國既獻於朝迺復私寫一本以藏於家據藝文志云每簡二十二字二十五字則簡策當復不少以奇古之字加以繁重之數而又爲世所不行用之書其誰從而物色之焉是故司馬遷與之友則時從問之非其友莫能問也孔僖以下子孫則世傳之非其子孫莫能傳也都尉朝江東庸生諸弟子則私授之非其弟子莫能受也故馬鄭雖竊聞其篇目亦惟各守其師說於古文不復過而問焉此馬鄭之所以不見古文也此其所以於古文註曰今逸今亡也曰馬鄭漢大儒其果出於此乎曰馬鄭不賢於孟子孟子與莊列同時乃與楊墨論辨而莊列無一語焉蓋不見其書也吾友饒儀廷經學士也嘗與論古文余謂其類閻氏尚書疏證饒以未見尚書疏證對余笑曰太學有尚書疏證君居七年而未見是亦馬鄭不見古文孔傳之證也曰信如子言古文何以至晉忽出也曰時爲之也孔僖都尉朝之藏未絕也漢有佛經至六朝而始行昌黎

之文過歐陽而後疑其於古文奚疑焉曰然則諸儒據馬鄭攻古文非歟曰孔子之刪詩書筆削春秋也皆親據其籍定之使馬鄭親見古文爲所刊削則據以攻孔可也今馬鄭實自云逸云亡以無攻有胡可據焉曰馬鄭不可信歟曰馬鄭訓詁之善者吾從之馬鄭所不見者吾審之衜門戶而棄經典要亦非馬鄭意也曰據馬鄭者以古文出於漢其存亡當斷自漢儒耳曰漢儒不獨一馬鄭也不讀後漢書儒林傳乎儒林傳云孔僖魯國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二子長彥季彥長彥好章句學季彥守其家業門徒數百人此與伏生傳今文之學教於齊魯何異吾故曰今文之不絕者賴西漢之有伏生也古文之不絕者賴東漢之有孔僖也同一漢儒此儒不見則當證之彼儒苟無一儒見焉疑之可也今明明孔僖父子之傳門徒之盛而謂古文亡於東漢無亦未看漢史乎以漢史證漢事庸有差謬乎曰漢史爲范蔚宗所修是六朝人書也曰六朝人非能憑空結撰而成此書也是必采諸漢人所

紀述確可徵信而乃依其事筆於書以潤飾之書雖成自六朝人其事則徵諸漢人也案劉知幾史通稱范蔚宗所采凡編年四族紀傳五家四族五家有劉珍之東觀漢記謝承後漢書薛瑩後漢書張璠後漢紀華嶠後漢書謝沈後漢書袁山松後漢書司馬彪續漢書袁宏後漢紀也乃假託門戶之徒若依正變者反謂楊倫傳爲僞文毀經蔑史言甚無稽恐馬鄭復生亦不肯任受功過是直據其臆決之私而已謂之漢學吾不信也

或問劉歆親見古文而其作三統歷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孔穎達謂其不見孔傳然否曰不然此文見汲冢周書世俘解疑當時亦號武成如泰誓之有二本也案汲冢周書劉知幾以爲五經別錄劉向所稱之謂其書爲周書即孔子刪定之餘歆向子故亦好而引之亦嘗徵於七略云曰劉歆何以舍壁中本而引之曰古人引書每多異文雜說不獨武成也請以今文證之左傳僖十二年引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尚書大傳引康誥曰王若曰封唯曰若圭璧今康誥無此文白虎通引無逸曰厥兆天子爵今無逸無此文說文木部引虞書曰予乘四載水行乘舟陸行乘車山

行乘檋泥行乘輴今虞書無此四句而史記有之字微異非左氏伏生班固許愼之不見今文也劉歆之所引亦猶是也曰武成旣聞命矣歆又引伊訓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與古文不同何也曰此劉歆鈔變之辭也曰子謂劉歆鈔變有據乎曰此易知也商以前稱祀不稱年爾雅商曰祀是也（案年祀之稱經有明證諸儒勦）以君諱冠於年上左傳始有之（按古籍證此以攻古文故並爾雅亦攻棄之然所引皆商以後制仍不足據也）商以前無是也尚書他篇皆無此例而謂伊訓有之乎此自用書序太甲元年語而鈔變爲之者誕資有牧方明朱子曰方當作乃卽所謂乃明言列祖之成德也乃攻伊訓者遂以此藉口又誤矣獨是穎達旣誤以劉歆所引不同古文遂疑歆爲未見孔傳而閻惠諸儒卽據穎達之言以此爲眞古文以攻梅本之僞且因此據爲劉歆班固所見之十六篇而以穎達所云僞造之二十四篇爲不僞歧路之中又有歧焉皆自穎達一言之誤啟之也

或問二十四篇篇目符十六之數子以爲僞然則不符十六之數子反以爲眞何也曰非余之言也孔頴達之言也孔頴達親見其書著其篇目而僞之則篇目雖符其不足據也審矣閻惠諸儒徒見篇目之符遂以爲眞且謂頴達之言不足信要之諸儒皆未見其書徒據其篇目而臆斷之者也抑思徒惟是篇目而已也則班固劉歆止言得多十六篇曷嘗言有二十四篇之數乎

或問二十四篇之爲眞古文前此有言之者乎曰無有也蓋始於閻氏尚書疏證耳繼此則紛紛據爲言矣孫星衍反爲此二十四篇鳴冤謂不僞爲僞猶以不狂爲狂矣曰孫氏何故爲此言曰爲閻氏疏證所惑耳曰閻氏爲此言當不知其僞矣曰閻氏奚爲而不知也夫孔書二十五篇與僞書二十四篇所爭只一篇之間耳閻氏讀漢書藝文志云古文尚書經四十六卷爲五十八篇後又亡其一篇則云初不知其所亡何篇後漢鄭康成註武成建武之際亡乃知爲武成篇今僞書明有武

成篇矣此正僞書之一破綻若在孔安國本則必大聲疾呼以繩其僞矣乃明知去此一篇其數不符遂私以泰誓一篇補之此泰誓因馬融鄭康成所知爲非眞古文者閻氏非不知而亦有所不顧反矜寵而示於世曰此得多十六篇之眞古文也此上與馬融合又上與劉歆合者也夫彼所以斷爲眞者徒以孔疏所云二十四篇可分併以合十六篇耳若去武成一篇尚何符合之有而武成之亡固經閻氏所論及者詎非閻氏之有心作僞而何

或問孫星衍輯尚書馬鄭注欲舉以廢孔可乎曰不可馬鄭所注不及增多篇曷爲以缺廢完哉況鄭不見古文所注亦實有誤如注旅獒云獒讀曰豪謂是豪酋之長注禹貢引允征云厥篚元黃昭我周王余前已辨之而其注允征云允征臣名毛奇齡謂其不見古文並不見書序若見書序則允征序明云羲和沈湎允往征之豈有解作臣名之理且云允征諸序史記有之豈並不見史記邪案史記夏本紀帝中康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

（作允征）毛氏之言確鑿如此但鄭非不見書序與史記者漢儒解經特奉一時之見容有差誤未可盡從乃株守一家之學者無服義之公心明見毛駁鄭注允征之當乃猶曲護鄭說引允之舞衣為證顧鄭注明言允征臣名不言允為臣名也若言二字皆名則序曷不云允征往征之乎王鳴盛知其不可通乃於所著尚書後案中引鄭注允征臣名私將征字削去以掩其蹟其如孔穎達疏已特標允征臣名之注以為康成不見古文之證何然康成唯不見古文故所注亦止此原不足為康成病而孫氏必欲舉此以廢孔氏之增多篇誠不知其何心矣

或問胡渭禹貢錐指云孔傳非西漢人手筆如穀城為瀍水所出魏始省穀城入河南縣而傳云瀍出河南北山金城郡乃昭帝置而傳云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案二說發於明梅鷟而閻若璩胡渭因之）孟津在河陽之孟地東漢始移其名於河南而傳云在洛北又朱彝尊經義考云按安國書傳於賄肅慎之命注云東海駒驪扶餘馯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考周書王

會篇北有稷愼東則濊貊而已此時未必卽有駒驪扶餘之名且駒驪主朱蒙以漢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國號載東國史略安國承詔作書時恐駒驪扶餘之稱尙未通於上國況武王克商之日乎據二家說孔傳之爲僞託無疑矣曰孔傳卽有僞託於經固無妨也況梅賾以前孔傳卽有引之者文選張平子思元賦舊注引孔安國尙書傳曰斁厭也郭璞注爾雅川孔傳大高四尺曰獒注山海經引孔傳共爲雎雄共非梅氏僞造可知卽有後人就原傳增加一二者余不敢保其必無然不得以此疑及全傳更不得以此波及本經如史記一書竄入楊雄贊語人不以此疑史記之僞也何獨刻求於古文尙書乎至胡朱二家所指摘者余竊有疑焉原傳云瀍出河南北山此特就河南郡言之耳未嘗言爲穀城縣爲河南縣也河南之名秦卽有之史記呂不韋傳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爲丞相封爲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始皇十年秦王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與地廣記周考王封弟桓公

於河南以續周公之官職秦亡項羽立瑕邱申陽為河南王漢高祖取之置河南郡孔注自用郡名其義顯然又原傳云積石山在金城西南而漢志金城郡乃昭帝置王應麟以為宣帝時置及考水經注則云李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金城城下得金置金城郡引見前金城之名秦已有之故史記大宛傳有元狩元年庚申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語孔安國在班固前知而據之不可誣也又原傳孟津在洛北此但言洛北不言在河南也案禹貢導河積石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孔傳解此孟津因下句有東過洛汭之文洛之入河實在東南而孟津在其北故云在洛北此就書注書不俟他求且水經注引魏土地記曰治阪城即何陽城故關南臨孟津河洛陽西北四十二里紀城亦以洛為表識不獨一津也案四庫全書提要云朱鶴齡禹貢長箋解治梁及岐力主狐岐為冀州之境蓋岐實雍地始以冀州之中不冒及雍地不知冀為天子之都何所不包古人字句原不拘泥如荊州朝宗于海荊固無海亦不過推江漢書之耳即此可以為例推此則汁孟津在洛北亦可以此例推又原傳於賄肅慎之命注云東海駒驪扶餘馯貊之屬此乃以後世

地名注古書者如山海經中毒之國偎人而愛人郭璞注申毒創天竺浮屠所興古图無天竺之名也禹貢蔡氏傳曰鳥鼠地志在隴西郡首陽縣西南朱圉地志在天水郡冀縣南禹時亦無隴西天水二郡名也案四庫全書提要云尚書詳解五十卷宋陳經撰以後世之事以證古書舊趙歧注孟子已有此例據此則安國以後世地名注書序正古人之通例也後漢書東夷傳云夫餘國在元菟北千里南與高勾驪東與挹婁鮮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濊地也初北夷索離國王出行其侍兒於後姙身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大如雞子來降我因以有身王囚之後遂生男王令置於豕牢豕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於馬闌亦如之王以爲神乃聽母收養名曰東明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奔走南至掩㴲水以弓擊水魚鼈皆聚浮水東明乘之得度因至夫餘而王之焉魏書高句驪傳云高勾驪者出於夫餘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北女爲夫餘王閉於室中爲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王棄之與犬犬不食

棄之與豕又不食棄之於路牛馬避之棄之野眾鳥以毛加之夫餘王割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以物裹之置於煖處有一男破殼而生及其長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將有異志請除之王不聽夫餘之臣又謀殺之朱蒙母陰知告朱蒙曰國將害汝以汝才略宜遠適四方朱蒙乃與烏引烏違等二人棄夫餘東南走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驪案朱蒙即東明其母逮侍夫餘王則扶餘建國朱蒙猶未生也朱蒙棄夫餘稱高句驪魏書雖不詳何年然據漢書東夷傳武帝滅朝鮮以高句驪爲縣高句驪即駒驪朱蒙所建國號者也漢武帝時乃滅以爲縣何云元帝時始建國哉中國正史其年世尚可參考東國外史所紀何足爲據今據上所刊外夷各世勘云當中國商周若干年秦漢若干年不過妄冒之妄臆之耳考據家其不得祇此爲世系年表明矣而況引外國荒渺之籍以駁中國章句之經乎今諸家動據地理誌道以攻孔傳即就班史地志論之亦有顯然不符者如困學紀聞集證所引南陵一條按史記景紀二年

置南陵風俗通正失篇薄后以孝景二年四月壬子薨葬南陵文帝先太后崩地理志云文帝七年置非也三輔黃圖文帝母薄姬葬南陵在霸陵南故曰南陵此亦諸儒所論及者其建置年世不可盡信如此乃獨據之以駁孔傳何也夫今世攻古文孔傳者多鑿空之談唯胡朱二家稍爲近理及詳加審定則仍屬似是而非其他更不足道已

或問傳記所引古文多所改易諸儒皆以爲采輯者爲之子獨以爲徵引者爲之也曷故曰就事理而論凡采輯者必依原文錄之未有目不見原文作何語而可以采輯者也若行文則筆勢所至任其翦裁容或有之曰子言辨矣然安知非采輯者之翦裁成文乎曰請問古籍中有采輯可翦裁徵引不可翦裁之成例乎曰無之曰既無成例則徵引采輯均可翦裁一爲周秦人自今視之古人也一爲魏晉人自今視之亦古人也同一行文子安見周秦人之必不出於翦裁魏晉人之必出於翦裁乎平心而論古文在前傳記在後若有改易其必出於周秦人而

不出於魏晉人也決矣曰信如子言有可徵驗一二乎曰可徵引有改易如左傳之引康誥水經注之引堯典是也詳見卷中若采輯之說張霸書已不傳無從證驗本　朝諸儒有輯永樂大典逸文成書者試問其有改易否由是觀之徵引有改易而采輯無改易其情事不彰彰邪

或問司馬遷親從安國問古文而史記所引湯誥泰誓諸儒以爲眞古文然否曰不然也此班固已分別言之矣其言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多古文說特明著其篇目以示區別而於湯誥泰誓之類則不及之蓋史記多徵引雜說班固方析出之於古文之外而諸儒必欲混置之於古文之中攻古文無據乃援司馬遷以作證而不知司馬遷所得亦不過如此班固已別白言之而不容分毫假借也何騰口說若猶夢夢邪

或問論語予小子履章孔安國注云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而墨子兼愛篇辭與論語略同中多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

知得罪于上下數語諸儒又以爲禱于桑林之辭至湯誥則分見兩節爲誕告萬方之辭同一辭而所用不同何也曰古今雖殊情事則一今世公私簡牘皆有活套文字彼此襲用據墨子所引爲湯說明言大旱無伐桀語當以禱雨爲近是及伐桀告天而仍襲用之故又爲伐桀告天之文至克夏歸誕告萬方復襲其辭以爲湯誥而語有微變此當時文例之顯然者曰子謂當時文例一詞數用可再徵一二否曰可尙書大傳迎日之辭曰維某年某月上日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迎日于郊系明光三句今文洛誥篇詞也而大傳迎日之辭用之大戴禮公符篇孝昭既冠迎日復用之此其例也系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辠无及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此乃禱于桑林之辭與墨子所引伐夏告天之辭湯誥誕告萬方之辭四語皆合蓋詞偶適用依傍爲之非活套文字而何若必執一以廢一則失之矣

或問左傳宣公十二年隨武子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兼弱攻昧其爲古武經中語乎余曰不然不觀下文又有子姑整軍而經武乎曰經武必非武經武子已自解之矣曰即非武經亦非仲虺之誥武子引仲虺之誥曰取亂侮亡而釋之曰兼弱也則兼弱攻昧與取亂侮亡不同出於一書可知余曰此以本書之辭釋本文用易象辭例也易中孚上九既雨既處尙德載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同人九四乘其墉弗克攻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謙之上六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可用行師征邑國也无妄六三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之得邑人災也明夷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損之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歸妹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孔子贊易創爲此例左氏學於孔

子蹈襲以爲之耳問者於是釋然而退此條亦閻氏疏證所發錢曉廷孝經舉以爲問余答之如此

或問隋書經籍志梅賾上孔安國傳子以爲有傳無經而孔穎達疏引鄭沖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賾遂於前晉奏上其書其書之所謂古文者非經與傳乎曰鄭沖等所授不能有傳無經而梅賾所上孔無明文即傳與經偕孔疏亦未言至永嘉而亡也若隋書經籍志則經傳存亡所繫故前言經存以明有經而傳別行後言上傳以明傳出而經固自在也且諸家所據以識古文存亡者隋書經籍志耳經籍志唐人奉敕所修者也尚書正義亦唐人奉敕所撰者也疏云自孔傳之後流行民間事雖久遠故猶得存此經傳俱存之確證後儒謨設隋志不信孔疏不知孔穎達以隋人而仕於唐唐初修書親預其列案貞觀初敕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共撰成隋書五十五卷據四庫提要修正義在隋志之前乃於志則云晉祕府所有疏則云民間尚存一時兩書各紀其實豈有忽存忽亡之理況係奉詔所修一書存亡豈致兩歧其說且當時魏徵禮疏孔傳孝經

皆爲張說劉知幾所駁斥若古文果與三家並亡羣儒當必有立紬其僞起而爭之者豈得詔以作疏而頒行於天下哉蓋其所謂三家並亡者專就三家言之於古文無涉也不然豈其一手自撰之言猶未理會而反不若後儒之探討得實也哉蓋古文雖立於晉至唐乃始尊行廢鄭立孔絕無一人稍疑其僞自後人讀隋志未得其解徒循其孤簡之辭附會以立說豈知作隋志者亦唐人也志與疏皆孔穎達奉詔爲之者也其存其亡當不得有異說矣

或問左氏傳夏有觀扈原注漢東郡有畔觀縣國語啟有五觀韋昭注五觀啟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王應麟駁之云五子述大禹之戒作歌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豈朱均管蔡之比韋氏說非也全祖望又駁之云東郡之畔觀非洛汭也觀旣爲侯國五國則不應聚於一方一國則不可以容五子蓋五觀特國名猶之三朡今以太康之弟適有五而以配之則誣之矣考漢書郡國志曰衛故觀國姚姓乃恍然曰畔觀

非夏之宗案也而况以爲太康之母弟乎二說未知孰是余曰王仝之說是也或又曰潛夫論五德志篇啟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洛汭是謂五觀然則王符之說非歟曰非也古書皆有雜說唯見於經者爲正司馬遷所謂不離乎古文者近是也請以今文言之一金縢也尚書大傳以風雷之變爲成王葬周公事史記世家以爲成王有病周公禱讖奔楚事一甘誓也莊子墨子以爲禹事祭邕銘論以爲湯事一盤庚也史記以爲小辛作鄭康成以爲上篇爲臣時作中下二篇爲君時作一桑穀之拱也韓詩外傳以爲湯事劉向說苑一記於太戊世又記於武丁世異說紛紜不於古文是正而誰正哉昧者不察反執傳說以駁經謬矣且書序則言太康尸位五子作歌其歌辭引於左國諸書班班可考鄭注書序亦云避亂洛汭豈有避亂作歌之人而誣其忘伯禹之命胥與作亂哉二照見並周世故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此述古之法也

或問鄭康成趙岐韋昭杜預郭璞注所引古文爲逸書謂其書已亡逸也毛奇齡以爲不立學官者爲逸書然否曰司馬遷謂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夫逸書而仍曰滋多指在立學二十九篇外者言之毛氏之說非無據也康成注書序曰亡曰逸顯有區別雖定其不見與否至趙岐韋昭實爲不見古文晉武帝時古文已立於學杜預郭璞不容不見而所注乃如此且郭璞注爾雅山海經屢引孔傳非不見孔書者何以仍注爲逸或亦沿司馬遷逸書滋多之說古文不逸而注爲逸書亦猶古文不僞而諸家必注爲僞孔也此皆一人之私言也且此數人即注爲逸書而古文之存亡實不槩此何也凡定古文之存亡必先考授受之傳習今不於傳習古文者問其有無而於不傳習古文者定其是否是猶求馬於唐肆也夫古文授受蹤蹟載在漢書晉史隋志明白顯確非一手可以掩目者在前漢則有膠東庸生胡常以至桑欽後漢則孔僖父子世傳不絕魏晉則自范沖蘇愉以至梅賾傳授之源

流在此即存亡之證據在此今舍此不據而旁引世儒見聞有限之片言將漢書隋志孔疏一概抹倒庸有當乎況康成雖注古文漢書明著其爲杜林本則其所傳習於增多之篇無與也趙岐則以注孟子傳韋昭則以注國語傳杜預則以注左傳傳郭璞則以注爾雅山海經傳其於尚書古文亦未有者其傳習在是者也其所傳習不在是則注爲逸書自是書之不見非必書之竟亡孔穎達在隋唐閒已別白言之後人欲定書之存亡當不得於此數人求之矣（案段玉裁注畢命云畢命亡當作畢命逸必改亡爲逸者豈非謂亡與逸之有區別邪）

或問古文既出數百年壁中之物豈無訛損一字曰此朱子亦嘗疑之者然孔安國序已言之矣書有百篇只存五十八篇則其完善可讀者故以隸古定寫之而其字之難識者又以今文讀之此其證也曰子謂安國之書完善無訛損有據乎曰是可於二十九篇徵之伏壁之經先有訛脫劉向以孔安國所上中古文校之酒誥召誥皆有脫簡文字異

者七百有餘於是稍其俄空正其同異以孔校伏則孔本之完善可知二十九篇如是而二十五篇亦可知也且據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案史記孔子世家鮒爲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襄嘗爲孝惠皇帝博士子襄生忠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是鮒與子襄至安國不過四世自秦始皇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至漢武帝天漢征和間亦僅百有餘年其存容有完善者此亦物理之常有何疑哉曰伏書何以偏得其所難孔書何以偏得其所易曰難易二體伏孔皆有之伏書少故覺得所難之過半孔書多故覺得所難之差少其實孔書五十八篇凡伏生之所得亦皆孔書之所有也特人忘孔所得爲五十八篇徒斤斤持較於增多之二十五篇故覺有難有易耳曰書何以有二體曰書固有二體曰平曰奥大率談理之文多平紀事之文多奥古文平易者談理爲多格言大訓明白易曉其體本如是也觀於各書所引如春秋內外傳之引大禹謨禮記之

引說命孟子之引泰誓單辭隻語莫不平易與原書體致無殊乎倘說之可恍然矣曰古文紀事之篇何亦平易若是曰古文自有此一體不必其盡艱澀也試讀禹貢甘誓湯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牧誓金縢諸篇何嘗不如今文之平易邪特人徒以三盤八誥例之未及詳察耳

或問鄭康成注古文爲今亡今逸有見有不見否曰其注爲今亡者皆不見之其注爲今逸者雖見猶不見也漢時古文不立學官博士以不誦絕之故康成唯注博士二十九篇非博士所習者不措意焉曰其逸者在博士所習外康成雖不注之或猶有見者若康成所注今亡之本則漢時已無之矣曰不然今之主鄭學者以康成一人之言爲斷耳而不知康成所謂今亡者未必亡也何以徵之鄭注周官今亡案鄭志趙商問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玆惟三公則是周官趙商猶得見之其書固未亡矣不獨此也鄭注武成建武之際亡案王充論衡云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王充肅宗時人猶見武成則是武成建武

猶未亡也（案建武漢光武年號）故孔穎達以爲亡者乃僞武成由此觀之鄭所注爲今亡今逸者豈可據以定古文之亡與逸哉

或問諸儒言古文爲晉人采輯傳記子獨以爲不然何也曰今以太甲一篇言之如大學所引顧諟天之明命孟子所引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皆太甲文也子必以太甲有是文而後爲眞乎抑必無是文而後爲眞乎曰若眞太甲必有是文也曰既有是文與太甲相應夫何僞焉蓋彼所謂采輯者乃私心懸揣之詞耳非確有證驗而云然也曰必如何而後謂之證驗曰必當時人以原書校之親見其不合如漢之以中古文校張霸僞書而後可也曰今安所得漢時古文校之曰晉世祕府有古文尚書經文使見其非是豈有不校而黜之者況是時孔鄭並立於學正承魏世今古文忿爭之後若稍有僞爲鄭學者將起而羣攻之矣昔之爲鄭學者何遽不如今之鄭學而遂任其以僞市也曰今傳記所引亦間有與古文不合者獨非僞歟曰是書之異文也抑或撰

書者襲其辭而銘變之子必執是以爲僞則必各書中皆無是數者而後可今以今文觀之傳記所引異文而鈔變之者亦不少矣子亦將執此以爲僞乎曰不可曰子不執此以僞今文何獨執此以繩古文爲此說者顚倒前後變亂是非此劉歆所謂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者也且彼既謂其采輯成書矣則循文按義較若畫一何又有字句錯出之歧哉審是而采輯之說其不足據也明矣

或問大序言承詔作傳何以不見漢志曰孔安國以古文送上官府時武帝得之命其作傳及遭巫蠱事古文既不立學官傳成未上其事中止漢志何由載之吾嘗讀許愼說文序及許沖上說文疏建光元年十月十九日中黃門饒寬以詔書賜召陵公乘許沖布四十匹即日受詔朱雀掖門一序一疏一詔皆不見漢史而說文不得冒僞此其例也

或問荀悅漢紀言古文在東漢通人學者皆好尚之趙岐馬融鄭元服虔非通人學者乎何以不好曰不見故也限於耳目各習其師吾既嚴

辨之矣兩漢經學大興其時服古通經者甚夥獲入儒林傳者不過百之一二今唯趙馬鄭服注存於時世僅知此數人耳此數人外其號爲通人學者正不知凡幾也吾不言其他即如王充亦當時學者其語增篇曰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是充見古文武成也正說篇曰堯老求禪四岳舉舜堯曰我其試哉案今文我其試哉無帝曰字古文有之是充見古文堯典也充之言曰周禮六典不傳猶古文尚書春秋左氏不與蓋惜其不立學官也其好尚古文爲何如哉

或問墨子云昔者武王將事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前所引類武成之文後復攙入泰誓之辭何也曰墨子引書多增竄至酈道元注水經亦然如釋羽山引尚書曰堯旹日四岳得舜進十六族殛鯀于羽山是爲檮杌與驩兜三苗共工同其罪故謂之四凶引尚書而變其文復攙入左傳之辭猶此例也曰此乃將事之文何以見於武成

曰此即武成柴望告山川之文也墨子特就將事泰山言之以柴望之祭自泰山始耳一例其餘也古人引書多言傳孟子云於傳有之是也或問伏生傳二十八篇無泰誓而尚書大傳有泰誓之文皆爲漢博士所立則泰誓疑非僞至馬融所云傳記所引見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王鳴盛以爲泰誓有遺落故至於此然否曰在今日泰誓殘缺不完可以假借立論然在漢時初得泰誓其必首尾完具成章乃立學官爲博士所誦習也明矣立學四百年不聞有脫簡趙岐馬融鄭康成皆親見之知有古泰誓而以此泰誓與傳記所引不符王氏至此亦不復顧馬鄭之言乃憑空造一文有遺落之說以曲合己私不知漢儒非竟不通文理者豈有殘脫不備之書公然立於學官者且他書即或有闕文亦無馬融所云泰誓如此之多鄭既分泰誓爲三篇亦不應三篇外復有上下篇也此其識本於閻氏閻氏以泰誓補二十四篇之數俞正燮不以爲閻氏所補而以爲鄭康成所補其扶同作僞有如此至孫星衍

犨復采輯秦晉殘簡以補經自矜復古並馬鄭之說而亦畔之誠不知其何學矣

或問武成建武之際亡今晉世始出信爲原書否曰信也以疑有脫簡知之後儒考定武成文勢稍順耳議者非之以爲武成實無脫簡宋錢時明呂柟本　朝毛奇齡唐嵩林春溥皆同此言而孔穎達猶謂其承厥志以下實有遺脫自劉敞蔡沈歸有光李光地紛紛考定迄無一就以其文勢之奧阻也其確爲古史手筆無疑使古文出於魏晉僞造則必文從字順毫無齟齬不俟後儒之考定矣

或問子以二十四篇爲僞彼以二十五篇爲僞子云以僞亂眞彼云以不僞爲僞將何所取信歟余曰余之以二十五篇爲不僞者驗之傳記爾雅相應者也彼之所謂二十四篇者試能實指其傳自何人述自何人否若謂傳自安國則安國所序無二十四篇之標目也若謂述自康成則康成只述百篇之序無二十四篇之品題也且其所謂同序同卷

巽序巽卷者正巧於襲安國之序而造以足康成三十四篇之數僞蹟顯然唐人已明斥之矣今諸家攻古文而無具反舉一所不經見之僞古文以奪之彼豈不知其僞哉覩其設辭逐節彌縫蓋亦知耳目之難掩而反岸然號於衆曰以不僞爲僞猶以不狂爲狂（見孫星衍尚書馬鄭注序）亦可謂強顏矣

或問禹謨人心惟危十六字荀子引之楊倞註爲有道之經毛奇齡謂道經卽指禹謨此正古尚書經之尊稱古以爲帝典王謨其相授之語實出自軒黃以來相傳之大道故稱道經其言然否曰毛氏引易通卦驗云燧人在伏羲前寘刻道經以開三皇五帝之書然經之名見莊子周以來始有之易緯未可爲據要之此自是荀子隨事設名古人徵引有此一法如禹誓尹告湯之官刑先王法令之類余前已備言之茲更得一切證於此王充論衡須頌篇引周公卜宅經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此今文召誥語也不誑召誥而誑爲宅經以有相宅營洛事故

引爲卜宅經耳此亦如危微數語爲傳道統故亦注爲道經正同若召
誥非今文所有則曉曉者將爭指此爲卜宅經非尙書經矣故荀子道
經楊倞注爲有道之經毛氏釋爲傳道之經非無據也獨是此十六字
爲古聖帝傳授心法舜承堯統故執中數語孔子舉舜所以命禹者推
本於堯非必堯典之有此逸文亦非禹謨之遂無此語也自人不善讀
論語復不善讀荀子將兩書分引禹謨之文反以後起誣其出典是可
概也曰舜命禹凡十六字而孔子述堯言唯有允執其中四字何也曰
孔子述堯先敘授受之意故略舉此四字以該之以其文已見大禹謨
可不復詳也此論語去取詳略法古書多效之如國語齊姜語重耳凡
數百言而左傳以八字括之史記項羽本紀高祖留侯項伯相語凡數
百言而高祖紀以三語括之且不獨此也中庸引孔子言杞宋無徵歸
之於有宋存學周禮禮運引孔子言杞宋無徵歸之於得夏時得坤乾
論語則但言文獻不足徵更不他及此孔子一人一事之言而一詳一

略如此蓋述言者之有增減善讀書者觀其通焉可矣

或問賈逵父徽既有孔壁古文逵何以復受杜林而訓之曰安國書以隸寫之今文書也漆書科斗古文書也逵好古字故喜其文而注之劉向好公羊學其子歆好左氏學父子之傳好尚不同前漢已有之矣至其兩書同異逵著古今文同異三卷必已辨之今不傳耳馬鄭不見安國古文見逵所訓誤爲孔壁科斗本故亦信而注之孔廣森所謂緯時古文未發學者即以漆書爲古文是也

或問毛奇齡謂梅賾所上有傳無經人皆非之而子獨主之何也曰吾就隋志言之也志本言上傳不言上經也且即上傳有經愈足徵其不僞曰何謂也曰子不讀上文晉世祕府有古文尚書經文乎當梅賾上傳與經時其必以祕府所藏經文校之明矣使其有僞則必如張霸百兩篇中書校之非是立黜其書亦明矣觀於上傳而晉世即立之可知其經之不僞也經既不僞則傳可知也曰經不云無傳乎曰志明言晉

世有古文經文其無傳乃指今言（謂隋唐說見前）非指晉世言也且志特著此文正以分別經傳存亡之蹟非漫然而爲此言耳

或問姚方興上二十八字時使晉祕府有古文梁武帝何難出以校其眞僞曰梁武帝時安得有晉世祕府古文哉是時古文行已二百年祕府古文之有無可不問也且古文舜典梅賾時早已分篇特無二十八字耳此固人人知其首有闕文者梁武帝意主今文遂謂伏生雖髦何容誤合不知伏生誤合實有之觀於顧命康王之誥兩序而合爲一篇可知矣

或問史記一書無今二十五篇語毛奇齡以爲史遷不見古文信乎曰此非毛氏臆言淡人已分別言之矣班固言史遷從安國問故堯典禹貢微子金縢洪範多古文說其所問者皆爲今文不及二十五篇古文使其問及古文則史記必紀其語班固亦必著其目矣乃班固所著者皆所問今文之目則其未得古文而載之可知也且卽史遷之言驗之

如云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尚書得多十六篇劉歆班固馬融皆能言之而史遷不能實指其數但渾舉大概爲言是則篇目之不能詳何能考其詞語毛氏謂其不見古文非無據也彼徒執史記以求古文失之遠矣

或謂杜林古文亦曰孔氏古文尚書而隋書經籍志以爲非孔舊本何也曰是說也四庫提要箸之矣其辭曰三家之本立在博士者經劉向以古文勘定改其譌脫其書已皆與古文同儒者據其訓詁言之則曰大小夏侯歐陽尚書據其經文言之則亦可曰古文尚書第三家解說祇有伏生二十八篇遞相授受餘所增十六篇不能詮釋遂置不言故馬融書序稱逸十六篇無師說也陸德明經典釋文采馬融注甚多皆今文尚書無古文一語使賈逵所傳杜林之本卽今五十八篇之本則融當因之作傳矣安有是語哉後漢杜林傳稱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嘗寶愛之是林所傳者乃古文字體故謂之漆書是必劉向校

正三家之時隨二十八篇傳出以字非隸古世不行用林偶得之以授賈逵逵得之以授許慎故慎稱爲孔氏本而亦止二十八篇非眞見安國舊本也閻若璩尚書疏證牽於許慎古文孔氏一言遂誤以馬鄭所注爲孔氏原本耳提要之言如此據此則隋志所云非孔舊本者當亦就字體言之而其所謂雜以今文者或馬鄭兼用隸書與三家訓詁耳

或問諸家攻古文必如何斯可謂之僞曰必眞書亡而後有僞書也子以爲古文亡於何時乎若據隋志以言亡而作隋志者方列其篇卷不言其僞也若據經典釋文以言亡而作釋文者方述其要旨不言其僞也若據正義以言亡而作正義者方敘其源流不言其僞也如以三書所言不可據則必於此三書之外別尋一古書確證乃可據爲定論若徒據三書而又故與之違則彼不僞之我乃僞之是直以己意爲古說矣曰鄭康成言某篇亡某篇逸正義引之不可據歟曰使其說可據孔穎達既引之曷爲而不據之蓋以康成自有古文此非其所見耳曰與

康成同時有見古文者乎曰康成卒於曹袁戰官渡之歲當漢獻帝時人也獻帝使荀悅撰漢紀而紀言東京學者皆好尚古文是此時古文實存確證安得據康成一人之言而遂謂古文已亡也況漢紀一書先於蔚宗百餘年而所言已如此故後漢書於康成古文外別紀孔僖安國之傳晉書荀崧疏又著西晉古文之立舊晉書復爲述其授受源流而釋文隋志正義等書皆因之唐以前無一人疑其僞者今諸家紛紛致疑吾請立一題曰古文亡於何時僞於何人見於唐前何書者令其援引必注出典不搆虛辭則紛歧之臆說可立破而古文之眞蹟乃大明矣

或問孔疏云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汨作典寶等一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然則鄭所注書序某亡某逸者不可信歟曰子據鄭注爲言蓋以致驗古文必於東漢人耳夫以東漢驗古人據康成不如據賈逵逵受業與祕書固親見安國之古文者也乃其言古

文也則必曰與經傳相應今攷之左國孟荀禮記諸書所引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篇誠相應矣顧有及其汨作典寶等一十三篇名目否有其一語否既無其篇名詞語則不得言相應可知何以賈逵所謂經傳相應者不在康成所注逸書中轉在康成所注亡書中也康成所注某亡篇賈逵親驗其與經傳相應今以現行之本校之洵然可見亡實未亡也康成所注某逸篇賈逵驗之經傳相應者無其篇名詞語可見逸非眞逸也難者曰吳澄不言古文於經傳收拾無遺乎閻氏且以周秦人不專讀古文其相應者安知不出於采輯曰古文出於西漢志於東漢驗之者既言與經傳相應則經傳之所有即爲古文之所有可知矣今曰亡逸曰采輯一切紛紜歧說唯以賈逵所數言相應者證之而是非自定矣此東漢驗古文之法也曰子言與經傳相應亦有論語所引之惟孝友于兄弟孟子所引之王曰無畏甯爾等句何以又不相應曰所謂相應者雖驗其詞亦徵其事其事與詞相比附即徵有異同各書

有之不害其爲相應也若汨作典寶等篇其事與詞在漢已經傳無攷賈逵驗古文未見而乃執爲馬鄭所見之古文乎而乃反以與經傳相應者誣爲采輯乎

或問杜林古文子既以爲非孔古文然則摯恂孫期蓋豫丁鴻張恭祖之屬皆有古文子將謂非安國古文乎曰是當別一古文漢史於孔僖始標安國古文他則未言可知其非孔古文也今說文中一字載數古文可見漢世古文甚多不獨孔壁所出曰許沖不言書孔氏乎曰此當舉其所宗主者而言今學者不論誰何之古文概以歸之於孔壁試思說文一字數古文豈孔壁古文有數本乎近人攻古文每據漢史說文而於漢史說文先不能解不悟漢世所謂古文者乘就字體言之徒鰓鰓於詞語訓詁求之宜其說之愈歧矣

或問有以馬鄭古文爲安國嫡傳者然否曰爲是言者蓋以馬鄭因於賈逵不知逵先因於杜林也賈逵一人實兼古今文三本如史載逵受

父業則爲安國之傳以其因於塗惲也又載以夏侯今文教授則爲伏生之傳以其因於夏侯也又載杜林傳古文而逵爲作訓則爲杜林之傳以其因於杜林也杜林古文得自西州與孔壁無涉也西州漆書卽古文盖以字體言故亦曰古文也杜林古文後傳衞宏以至許愼其著於說文見於馬鄭注者皆二十九篇古文若謂賈逵所訓卽壁經則范史當著之受父徽業後不當著之杜林傳古文後矣若云杜林所傳卽壁經則史但載其得西州漆書未載其得東晉壁經也況范書紀安國之傳特著孔僖父子不聞一及杜林卽紀杜林之傳不言受自賈徽轉使徽子逵改受其傳上云杜林傳下曰賈逵訓此受杜林之傳鑿然者馬鄭因於賈逵共訓一書踪蹟著明人患讀之不析耳夫以馬鄭冒安國猶不可而況據馬鄭以攻安國哉

古文尚書辨惑卷十八

古文尚書餘論

黃岡洪良品右臣著

洪良品曰東漢立於學者科斗漆書也不立於學者隸古定也均號古文而篇目多寡有殊蹤蹟顯晦亦異要其時兩古文皆並存而不亡焉鄭雖限於聞見孔氏則私自流通自學者不知東漢古文分歧之由反疑東漢只有二十九篇之古文無五十八篇之古文信如其言則是漢史所謂古文遂行者固指立學之二十九篇而言何以荀悅漢紀所載又有不立學官而皆好尙之古文也至徐乾學程廷祚輩並謂皆世祕府古文亦同今文篇數尤其誤之甚矣總而言之皆由讀漢書未得其解不知其古文孰爲漆書科斗孰爲隸古定孰多孰寡孰絕孰晦未悉其由折遽斷其存亡宜其憒憒者之臆決同聲也

洪良品曰虞書象以典刑流宥五刑而曰五鄭康成注云五刑墨劓

腓宮大辟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扑贖刑此之謂九刑春秋左氏傳在九刑不忘是也乃孫星衍引昭六年傳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謂鄭不應以說唐虞象刑之制但周所作九刑今不可考若以虞之九刑爲亂政豈鞭扑流宥之經典周亦不宜用乎此與惠棟謂商無墨刑同一瞽論愚竊謂象以典刑者乃懸象以儆戒之如後世律令之意不過唐虞畫象而民不犯耳推之湯誓孥戮伊訓刑墨亦皆先事儆戒之法非必無此刑也惠氏泥於苗制五虐之刑一語遂謂三代盛時不應有墨刑因疑古文尚書爲僞不知康誥亦有劓刵人予其殺等語亦與墨同爲五刑豈康誥亦僞書邪傳引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至於殺則大辟矣較墨劓腓宮尤重何以皋陶亦有此刑邪

洪頤煊曰吾友陶莘垣云世儒以詞氣平易疑古文不知古人文以明道平易乃古人之至文也堯典皋陶謨爲開天第一篇文字古莫古於此矣乃其辭氣平易亦猶古文也然此猶爲史臣之筆周易爲四聖人

之書皆其手所親裁者亦何嘗不明白曉暢有異於古文尚書乎至今文除三盤八誥外平易者尙多其中佶屈聱牙之詞昔人或謂多雜以方言而古文則經史臣潤色孔安國依本經讀之其詞氣本如是也觀於傳記所引平易實同一律可無疑於古文之僞矣

洪良品曰葉石林云六經始出未有他書以證其是非故雜僞之說可入如伏生張霸之書是也歷時既久諸儒議論既精而又古人簡書時出於山巖屋壁之閒可以爲證而學者遂得卽之以考同異而長短精麤見矣長者出而短者廢自然之理也是故有二十五篇而二十四篇之僞書自亡有五十八篇孔傳而二十九篇之鄭注自微

洪良品曰隋書經籍志云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尙書並亡濟南伏生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豫章內史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案隋志修於唐今字就唐時言之無傳亦專就祕府經文單本言之此

時古文固早立學官也及永嘉之亂以下始專序今文之傳與廢得失未嘗言今文經文之亡也又序古文之傳梅頤始得安國奏之亦未嘗言古文經文之亡也於上傳而特書祕府有經文正以著晉世經存傳亡賴梅頤以續之耳古時經傳孤行今文傳亡而今文之經固自若也古文傳亡而古文之經亦自若也使此時古文經文果亡則隋志當敘之曰永嘉之亂祕府古文經與歐陽大小夏侯尙書並亡乃先特著晉世祕府所存有經文而繼之以今無有傳正言晉祕府尙有此本至唐始亡耳迨敘經文既畢乃述永嘉之亂今文傳之所以亡古文傳之所以存不復及經文一字讀隋志者鹵莽從事不細繹其文義所屬遽斷爲永嘉之亂經文亡於此時顚倒上下之文以伸己說明明安國奏傳而誤爲安國始上古文字句轉移間遂成千古疑案此不善讀隋志之過也

洪良品曰柳子厚辨鶡冠子曰余讀賈誼鵩賦嘉其辭而學者以爲出

鶡冠子吾意好事者僞爲其書反用鵩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王應麟信其言遂引鶡冠子博選篇用戰國策郭隗之言王鈇篇用齊語管子之言不但用賈生鵩賦而已余獨以爲不然柳子厚之言若無左證亦懸空測擬之辭耳蓋其當作梓人傳襲取呂氏春秋分職篇而演成之因以其剿襲伎倆加之於古書至本朝諸儒襲子厚故智用以攻古文反客爲主倒根作幹於是古籍之冤案成而經典之是非亂矣

洪頤煊曰古人記事之書多有數本蓋一時各述所聞彼此互異如易之有連山歸藏春秋之有公羊穀梁國語也至漢而伊訓湯誥武成泰誓畢命紛然雜出其餘逸篇逸句散見各書者不知凡幾大抵皆當時岐說異文非盡漢人僞造惟經孔子刪定者爲近正司馬遷所謂不離乎古文者近是也今諸家反引各書逸篇逸句以駁古文正經不亦悖乎

洪頤煊曰前漢書于定國上書自劾歸侯印乞骸骨上報曰君相朕躬不敢怠息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案經卽藝文志所謂尚書古文經也師古注曰此論語堯曰篇載殷湯伐桀告天之辭旣曰論語何以漢史引之爲經顏師古唐人也是時古文早行不注古文而注論語殆亦如孔安國不注湯誥而注爲墨子湯誓偶隨所見耳顏師古若生於魏晉以前議者必謂顏師古未見古文矣

洪頤煊曰古書以經爲正傳注皆有雜說不可盡信如孔安國注論語予小子履節爲伐桀告天之文疑湯誥爲僞余旣歷辨之矣茲讀漢書藝文志又得一條如農家者流引孔子曰所重民食顏師古注之曰論語載孔子稱殷湯伐桀告天辭也此語本出武成卽不據武成而據論語論語明系於周與殷湯伐桀告天何涉師古生於唐世古文尚書論語並行已久人人讀之而所注如此今諸家謷言予小子履爲伐桀告天之文者於此不又將疑論語爲僞邪試比例以觀可以息喙矣

洪頤煊曰閻若璩云東漢毛詩未立小雅都人士首章章六句二十四字惟毛氏有之三家則亡故服虔於襄十四年左傳引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注云逸詩蓋以非今博士所讀遂逸之非不知出於毛詩也者頤煊案閻氏此說正可爲古人尚書比例毛詩較三家多二十四字亦猶古文舜典較今文本多二十八字也服虔以學官未立註爲逸詩亦猶趙岐鄭元以古文尚書非學官所立注爲逸書也毛詩後出多二十四字非僞古文後出多二十八字自不得言僞閻氏明於毛詩而獨昧於古文尚書豈非爲私意之所錮蔽邪

洪頤煊曰王充論衡云儒者說五經多失其實前儒不見本末空生虛說後儒信前師之言隨舊述故滑習辭語不暇留精用心考實根𣝗故虛說傳而不絕實事沒而不見今之攻古文者展轉煽惑訛以傳訛更無有平情按理考實其事正如王充之所云也

洪頤煊曰王肅曰春秋外傳云昔堯臨民以五說者曰五載一巡狩不

得稱臨民以五經曰五載一巡守此乃說舜之文非說堯良品案陸德明言王肅似竊見孔傳據此則王肅又似竊見孔傳舜典故解巡守爲舜不爲堯也

洪良品曰宋人以康誥首章爲錯簡夫康誥今文也伏生所傳者也案伏生大傳康誥篇引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作新邑數語伏生繫之康誥而釋之其非錯簡可知況伏壁孔壁兩本皆同劉向以中古文校今文酒誥召誥有脫簡不聞康誥有錯簡後人無故疑爲錯簡此與疑古文爲僞正同

洪良品曰孫星衍輯尚書逸文二卷其所錄今古文不悟其辭有增竄遽斷爲逸文已覺可笑且更騁其攻古文故智凡與尚書不合者謂係僞造者所增刪尤屬冒昧如左傳引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數語左氏增惡之易也四字孫氏謂僞孔刪去試取盤庚上篇讀之而

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下若增入惡之易也句則上下文全不貫矣有此文理乎又如說文引虞書曰予乘四載水行乘舟陸行乘車山行乘樏澤行乘𣃔（案此四語疑釋四載之文如虞書曰仁覆閔下則爲旻天之類說文如此者尙多）謂尚書當有此四句疑僞孔刪之不知予乘四載暨益奏庶鮮食句法與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奏庶艱食鮮食數語相稱若於予乘四載下增入說文四語則上下文不相稱矣有此文法乎至於堯曰咨爾舜數語欲常常而見之數語皆孔孟追述古事演義成文初不言爲引書乃亦輯入逸文卷中或更據以攻古文則蘇論中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向使歐陽不問東坡不言彼亦將采爲虞書之逸文矣不知齊梁間有尙書逸文一卷疑爲孔壁之遺者蓋必有所受之非後儒所可信手摭拾而得也

洪良品曰紀昀云廣韻踵唐韻而作顏元孫干祿字書所列唐韻部分次序與廣韻頗異初不以此疑廣韻之僞諸儒攻古文尚書獨謂其次

序與鄭百篇異而僞之何也
洪昆品曰書有本文所無被後人添入枝節而亂之者如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孔氏注爲踰年即位蔡氏注爲踰月即位泰誓三篇鄭氏注有觀兵事師逾孟津閻氏添渡河二字武成篇孔氏有受命改元語諸儒因之連篇累牘借此以攻古文謂其罅隙在此而不知本經固無此文也所辨駁者後人添注之辭耳此或後人誤解於古文乎何尤
洪昆品曰本　朝諸儒不信孔安國作尚書傳事謂不見漢志案紀昀曰漢書據官目而七略以外有所增孔安國傳遭巫蠱未上則祕府無其本故不入志且安國論語注亦藝文志所無諸儒引其注堯曰章以攻湯誥同一安國所注不信尚書傳而獨信論語注何也或曰論語注爲何晏所引故信之曰張平子之東都賦注李善以爲非平子自注然摯虞文章流別已言之則在西晉以前郭璞之山海經注爾雅注李容所引之泰誓注不亦從而引之乎幾涉古文則不復加深證信口媒孽而不顧理之是非有如此

洪良品曰閻若璩王鳴盛據漢書百官公卿表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諫大夫秩比八百石儒林傳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古文初置此官而安國卽爲之良品案元狩五年置諫大夫漢史未言卽以安國爲之安國爲諫大夫漢史未言在元狩五年牽引聯合僞造日月事實考古可如是立論乎又云安國爲博士年二十餘則諫大夫年三十外卒於郡太守應亦不滿四十與孔子他子孫異故曰早卒良品案司馬遷與安國同時其作孔子世家於歷代世系皆詳其年歲於安國則但略言之曰早卒蓋猶不詳其生卒時月也古人著書之愼如此乃以後代之人一一紀其生卒年月有如目覩則司馬遷當日何難據其授官歲月推算而筆之於書哉甚矣其武斷也

洪良品曰古人紀事有一事而兩書互詳必有深意如孔穎達敘古文存亡於隋志紀祕府之本則曰晉世所有於正義紀民閒之本則曰流行尙存此亦如漢志驗之中外之法非同鹵莽立論後人讀之不察或

據隋志以駁孔疏或併隋志孔疏而一概不信騰其口說則可矣其如不能取信天下後世何
洪良品曰閻若璩云孟子所著七篇書內亦有注海注江違銜地勢爲行文之失處何曾以此貶賢及攻孔安國尙書禹貢傳獨摘其不合當時地勢數條加以媒櫱與其所以論孟子者迥異何也蓋輿地之學最難非親歷其地者不知孟子且然何況安國閻氏亦明知之但攻古文時惟知乘瑕抵隙文致其僞不復援孟子以爲例耳
洪良品曰古書有疑須用考訂固然然其中實有歧出互見之處只可並存之以闕疑今考據家率臆武斷輒執一以廢一莫如諸儒之論古文尙書如孔注之引墨子作湯誓荀子之引禹謨作道經在當時或所見異辭正當以經正之乃諸儒反據此以攻經意以爲荀墨乃秦火以前書是可據也吾有一說於此論語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此孔子所以告樊遲者而孟子引作曾子孟子去孔子幾百餘年而

所闢異辭如此將論語僞邪抑孟子僞邪考訂家其何說之從爲洪良品曰王鳴盛注僞泰誓武王乃作泰誓句云武王乃死謚此後人增加孟子手所著梁惠襄齊宣鄒穆滕文魯平未必皆前卒於孟子當爲後人塡補春秋絕筆獲麟亦必後人加謚此其例也其言甚當至旅獒太保召公奭亦明是史臣據其卒官書之乃謂召公當武王時未爲太保史臣追書之例不可據何寬於今文而刻於古文邪請觀者平心論之

洪良品曰朱子云大凡人看文字只看自家心下先自偏曲了看人說甚麼事都只入這意來如人眼目花了看見眼前物事都差蔡氏云不平心看文字將使天地都易位了是說也吾於諸家之論古文見之宋元以來有疑古文者未敢訟言其僞至明梅鷟始訟言其僞至明㳅敬梅鷟羅喩義輩始著書以攻古文然亦由考之不精故至此我朝經生輩出考據學與宜灼然見古文之來歷與夫羣書之證驗矣故雖婞陋如予亦覺眞蹟之昭著

不可掩乃諸儒明知古文之不僞而必堅執僻見曲祖初說凡與古文作證處諸家必先及之或竄改之以合其私或毀詆之以滅其蹟甚至非本文所有不惜文飾其說加之瑕隙以誣之既自欺以欺人其先始於一念之偏而又不肯平心詳審以至是非顛倒黑白淆亂誠有如朱蔡所云也

洪良品曰本　朝經學諸家鄙棄詞章以爲無關經學不知彼所日考而證之者皆古人之詞章也後人始名爲經耳若專考天文地理名物象數典章制度誠無取乎詞章然是數者皆載古人詞章之內古人文法簡奧不通詞章往往不得其要領況其信手徵引多有增損竄易尤宜識別此辨古文尚書一大關鍵　本朝考據家於詞章不甚措意故於古人引書凡參差處皆指爲破綻由不識古書文體文法之故本朝經學之儒惟毛西河方望溪能兼詞章故能灼然見古文之不僞然即有詞章而經學不深識解不卓隨聲附和亦不足以與於斯矣

洪良品曰許愼有孝經古文說今不傳見其子許沖序中而漢志不載許愼說文解字序漢志許愼傳不載昭明文選亦不錄今必以見漢史者爲眞則此一書一序何以爲漢學者不疑其僞也今孔安國傳孔安國序孔臧與安國書皆以不見漢史而僞之何也

洪良品曰本　朝學者尙考據所考者何古籍是也所據者何亦古籍是也乃其攻古文也不據古籍但憑胸臆夫辨證之道就令此書不足信亦必據他書以駁之而攻古文者凡一切之書與古文相發明者概斥爲僞問其所據何書則無有也其胸中臆決之言而已

洪良品曰顧炎武所著日知錄於古文時有微詞觀其與友人論學書有云孔門不道精一之說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二語見荀子允執其中一語見論語惟精惟一乃僞造古文者爲之耳不知周易繫辭孔子既云非天下之至精又云天下之動貞夫一精一之說正孔子所道豈顧氏並周易而忘之也唯其習聞攻古文家言於聖賢道理本末言語

精覈體認未眞故考證亦不確若程朱則不然於此十六字再三發明故於古文或疑其傳序之差斷不議其經文之僞良由反覆潛玩實見其博大精深非聖人不能道其信道之篤蓋超出於顧氏萬萬矣

洪良品曰僞古文之說自宋世初興卽能蠱惑賢智如困學紀聞引旅獒之訓有曰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謂珍異之物恐非三代之制夫物以罕有見珍既曰方物則非珍異可知若以服食器用卽屬珍異此殊不然不讀禹貢乎厥篚織文厥篚織纊厥篚元纖璣組此服貢也徐州之貢有魚青州之貢有鹽揚州之貢有橘柚此食貢也泗濱之浮磬淮海之瑤琨篠簜荆州之杶幹栝柏礪砥砮丹此器用之貢也皆以其方物獻者此非三代之制乎況旅獒明言不貴異物卽曰方物亦不指言何物原書並無珍異字而王氏添出二字以駁之蓋惑於僞古文之說又見周王會所獻者皆賫物竊疑服食器用之爲珍異不合古制而不知古制實有貢服食器用者正爲方物不爲珍異夫以王應麟之閎博

尙爲僞說所惑未免偏執臆見以疑古人厥後鬨惡之徒紛紛師祖其意砌詞誣揑吹毛索瘢未必非此有以啟之云

洪良品曰攻古文者成見在胸一見便駁有不辨其是非而妄言之者最爲可笑如王柏以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不及孟子若藥弗瞑眩之古而不知若跣二句已引於國語邦儆謂周公無殺管蔡事而不知殺管叔三字已見於左傳及荀子顧炎武以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謂伐國大事託之於夢其誰信之而忘其語已引於國語歸有光謂班固藝文志有云尙書二十九篇則以古文爲漢世僞書故別稱爲經不使相混而不知班志實云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經二十九篇皆人云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若左傳國語荀子漢志非僻書也以數人號爲名儒碩學豈得謂其不讀左傳國語荀子漢志哉殆狃於偏見而目不覩其睫耳

洪良品曰攻古文者謂永嘉之亂與三家今文並亡抑知三家今文之

之所以亡乎夫古書之存亡半由當時之誦習自晉武帝立尚書孔氏鄭氏於學三家今文遂廢當時學者習三十四篇則主鄭氏習五十八篇則主孔氏故鄭氏經亂而不亡孔氏傳亡而復得三家今文以無人誦習之故遂至淪胥以亡殆亦由不立學而然也豈可與古文相提並論乎

洪良品曰攻古文者因安國而牽及司馬遷謂武帝時已卒余既據史記賈誼傳折以昭帝諡號知其宣帝時尚存矣茲讀王充論衡復得一證論衡正說篇云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故史遷以二十九篇載於史記是史記儒林傳爲宣帝時所修可知也其云益一篇卽今文泰誓也亦可以證二十九篇其一非序明矣

洪良品曰袁了凡云春秋禮記孟子荀子引與今書不同者如孟子載湯誥造攻自牧宮不言鳴條春秋傳述五子之歌衍率彼天常一句證

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經乃無有若荀卿引仲虺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引康誥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懌禮記以申勸甯王之德爲申觀甯王又庶言同則亡懌多一亡字共乖悟有如此者安可必書無缺文乎安可謂所引者之皆謬乎艮品竊謂以爲有缺文則可以爲僞則不可且唯其有缺文異同處正可以徵書之不僞朱子曰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得訛損一字正謂此也蓋作僞者依文采輯自歸畫一若有缺文異同則或竹簡脫壞或傳鈔訛誤白璧微瑕愈徵本質何世儒之不悟而反指此以爲僞證乎

洪艮品曰古人引書多以自己文法易其本經而仍冠以書名其蹤蹟最著無可藉口者如左傳之兩引康誥是也餘如論語之高宗諒陰章堯曰章孟子之兩引仲虺之誥墨子之三引仲虺之誥一引今文之甘誓兩引古文之太誓下至史記所引之湯征泰誓夏書漢志劉歆所引之武成伊訓無不變換其辭以就文法甚至許叔重說文亦用其訓詁

之體以易本文如虞書曰仁覆閔下則爲旻天尚書曰圜圍升雲半有半無等類名爲引書實多竄易諸家每執此以衡古文或見其齟齬不合遂疑爲僞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吾今特爲揭破以釋來者之疑焉案甫學洪云三統歷之武成其文見逸書世俘篇而劉氏又少爲改竄以證其說故正義亦云僞作

洪良品曰鄭康成不見古文故於書序注今逸今亡是說也爲鄭學者多疑之以爲鄭既注亡今之古文當僞豈未嘗尚論其世而一考情實也古文爲東京不立學之書竹簡繁重非可如後世卷軸便於傳錄康成方實杜林之本無暇購求是以不見而注爲亡揚雄在西漢時好學不在康成下時今文已立學官乃其法言問神篇云昔之說書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是揚雄尚未見今文酒誥而何疑於康成也

洪良品曰朱子曰今人所以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簡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置所以後漢

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其子吳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正此謂也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那時書猶自難得晁以道嘗欲得公穀傳徧求無之據此嘗可知趙岐馬融鄭康成韋昭不見古文是力量有限且以古人得書如此之難而謂魏晉間人乃能薈萃羣書恣其采輯何馬鄭獨難而魏晉獨易也此必不然之事矣

洪良品曰明人鄭瑗謂今文原有二十八篇何故孔壁都無一篇亡失誠不可曉而不知尚書原有百篇安國只得五十八篇孔序明云其餘朽折散亂弗可復知是並孔序而亦未之覩也又謂泰誓曰謂己有天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此類皆不似古語而不知此四句已引於墨子亦稱泰誓是並墨子而亦未之讀也鄭氏初猶於艱深坦易處較論及後似悟其不確乃復爲之辭曰尚書之辭有極難曉者方鳩僝功弔由靈之類有極易曉者不敢含怒在家不知之類有對語者

番番良士仡仡勇夫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之類有參差不對者永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之類閻若璩謂其持論最平是也既而曰專以易曉排偶病古文亦未足服作僞者之心余故特以義理斷之夫閻氏自持其考據之能巧爲穿鑿曷嘗平情衡之於義理哉盤見鄭氏反覆辨難眞蹟漸明乃復遁入別辭以逞其誣衊之計智誠狡矣

洪良品曰攻古文家不諳書體文義妄譏古人絕有可笑者如王氏據左傳引王曰小子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遂斷爲蔡仲之命首句文不知尚書無用也字體左氏移作首句不用也字則硬突不成句豈眞如所云開口一喝者乎此其不諳書體之一也謂伊尹名摯不應稱字緇衣尹誥有尹躬先見之文乃臣下之詞不可竄入伊尹口中而不知尹躬二字明爲伊尹自言豈有他人可稱尹躬者此其不知文義之一也然則其所乘瑕抵隙自謂確有實據者大抵皆誤據之談究於古文

毫末何損哉

洪良品曰孔鄭古文流傳本末事蹟相類鄭之古文受於馬融杜林賈逵此與梅賾之受於梁柳臧曹鄭沖何異永嘉之亂杜林古文鄭注不言存亡至東晉仍立於學此與祕府有孔古文經文而梅賾上傳因立於學者何異乃諸家偏信鄭之古文而疑孔之古文甚至鄭本已亡必欲扶而行之孔本現存必欲攻而去之誠不解其何心矣

洪良品曰諸家以司馬遷傳安國古文或更以遷爲安國弟子妄造授受淵源門籍其所據者班志司馬遷亦從安國問一語耳夫漢人傳授之例漢書各傳紀載甚明如林尊治尚書事歐陽高爲博士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張山拊事小夏侯建爲博士論石渠此其受業之明徵也至於從某人問不過就質所疑未必卽爲受業之據案漢書儒林傳兒寬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以尚書爲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此從問之大略也豈得謂帝卽受業

於寬邪至遷史中多古文篇如湯征湯誥泰誓等皆爲雜說劉知幾云馬遷所載時采雜言是也後人不知以是爲遷所受於安國之古文誤矣

洪良品曰歐陽修云自聖人沒而異端起戰國秦漢之際奇辭怪說紛然爭出不可勝數既創爲瞽瞍北面朝舜伊尹割烹要湯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等語而又造僞湯誥僞武成僞嘉禾僞畢命僞泰誓漢世網羅散失雜而存之至司馬遷作史記博采傳記諸子其間殘缺蓋多於是旁搜異文點竄以成其說遷書有湯誥泰誓二篇是必古文未出之先遷因古文殘缺而旁搜異聞以成之者也

洪良品曰漢人立五經於學一時學者各守一經未遑他及故於經中文詞往往不盡諳由竹簡傳寫不習其經即無其本偶有徵引遂聽爲亡逸亦事之常如何休公羊疏引書羣后四朝數奏以言云云曰逸書也案此乃今文早立於學何休奚爲不知蓋休所治者春秋之學今文

非所習耳康成之於孔氏古文亦然若如諸家以康成不見爲例則今文不待至永嘉已亡矣

洪良品曰攻古文者必先攻孔序謂孔安國不獻書不作傳並謂其不遭巫蠱安國獻書漢書文選脫一家字旁生枝節皆不欲爲大序作證辨者愈力爭者繼起吾請即諸家所信者以折之諸家據班志司馬遷從安國問一語既云所問者安國古文則是安國固有古文也安國有古文何難及身獻之而必俟死後其家獻之乎史記中無有言從其家問古文者獨著遷從安國問古文非古文之出於安國而何且不曰古文而曰古文說非即安國之傳而何此皆諸儒所據以爲言者今不信安國有獻書作傳非何也

洪良品曰攻古文者析及於字句之微以抵罅隙然一孔之論一經指出有適形其乖謬迂僻者如閻若璩謂說命其惟弗言其惟字係承上語氣爲襲無逸句法而不知召誥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其惟王

位在德元皆非承上語姚鼐謂微子之命猷殷王元子據馬融本大誥猷爾多方以猷訓道當是歐陽夏侯之誥故王莽大誥云大誥道諸侯王以是推之西漢經文亦在大誥字下微子之命乃仿今本僞造故以猷字發端而不知今文多方篇云猷告爾四國多方多士篇云猷告爾多士正作發端語二家既據今文以攻古文乃徒引其一肢而不復顧其全體同異是可怪也

洪良品曰今世學者攻梅本古文之僞以鄭康成三十四篇爲眞古文於是孫星衍輯馬鄭注眞古文十卷耳食者靡然從之而不知漢時伏生所授者隸書今文也康成所號爲古文者漆書科斗也其篇目本同而字皆有異今孫氏既號曰眞古文矣吾試問其所輯者爲漆書科斗乎抑爲孔氏之隸古定乎且不獨非科斗書非隸古書亦且非秦漢之今文隸書直世俗之楷書而已若以其辭則仍梅本之辭也若以其篇數則仍伏生之篇數也何名爲眞古文吾請一言以斷之曰今日若定

安國之古文當以五十八篇爲備若三十四篇既無科斗之字直謂之今文可也何也彼實不見康成古文爲何物而乃據梅本之半世俗之書而謂爲馬鄭眞古文可乎曰彼以馬鄭之注耳曰前世孔鄭並行不云及馬馬鄭所注就釋文考之顯有異同今其書不傳所輯非其全者胡可據爲百家傳註必當擇善而從鄭不敵孔故至唐漸微朱子云鄭注各經詩禮爲上書爲最下爲鄭學者從其長可矣奚必違衆而用其短哉

洪亮吉曰自閻若璩以鄭康成傳受孔學引康成書贊有我先師棘子下生亦好此學爲據王鳴盛和之遂謂棘子下生子字非衍文當在孔安國上如子程子之例乃弟子所以尊其師者余前既辨其妄矣玆識水經注引鄭志張逸問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答云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康成之言如此則其以之稱安國不過如稷下先進學者之例（先師二字解見卷中）使其尊安國爲師則

答張逸先師棘下生之問當云先師爲孔安國而何以轉稱棘下生無常人哉閻氏攻古文思附會以成其說轉謂水經注作儒者所萃爲誤而不知康成已自言之不可誣也且鄭志又有一條張逸問仲梁子何時人答曰仲梁子先師魯人可見其先師無常稱非必其淵源之所自也

洪良品曰顧炎武云竊疑古時有堯典無舜典有夏書無虞書豈據左傳所引夏書爲說而忘左傳文公十八年引虞書數舜之功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何得云無虞書左傳既引爲虞書則五典數語爲舜典之文無疑此亦分舜典之確證何得云無舜典況書序明有作舜典之文乎顧氏不信書序謂傳記所引並無序所亡四十二篇之文案尚書大傳有帝告九共歸禾成王政殘剩數語何得云無序所亡之文也閻若璩因此謂僞者無所措手不能撰亡篇之文張崇蘭折之曰漢世二十四篇僞書有帝告九共等篇業已措手過矣特其書今不傳

耳

洪良品曰劉歆時云三統歷武成篇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在廟獻馘似非所以待紂此言是也紂雖多罪戮之足矣廟有文王曾服事紂馘首以獻其義何居此事亦見世俘篇自是當時雜說劉歆以脩歷偶引及之卽此一端可斷知其非古經也惟古經則但紀其祀廟告武成而已如此乃恰合聖人舉動身分閻若璩譏張其說謂武王獻馘實有其事引逸周書紂首懸白旂爲證夫孔子刪書存百篇而逸周書諸篇不載其爲孔子所刪可知乃以孔子所刪之書舉以證孔子所存之篇而轉疑爲僞也抑獨何哉

洪良品曰余嘗謂劉歆律歷志所引爲世俘篇之文當時亦號武成人猶疑之今又得一證案律歷志所引有咸劉商王紂語孔本古今文皆稱受不稱紂如今文立政篇其在受德暋古文泰誓篇獨夫受予克受受克予書序亦云祖伊恐奔告于受是也蓋古文中之稱如此今不稱

受而稱紂其非壁中之眞古文明矣不獨伊訓稱年之可驗也曰鄭康成不嘗以受德爲紂之字乎曰書序爲康成所注亦云奔告于受作序必據古今原文爲說可知鄭偶誤耳此與允征篇書序爲允往征之而鄭注允征臣名其誤正同曰論語孟子作紂左傳禮記引誓亦作紂何也曰昔人以紂爲諡近之當時伐罪則斥其名後人避言則從其諡如孔明出師表之稱歎息痛恨於桓靈是也故自武王周公而外皆稱紂不稱受傳記引書亦改作紂此與管子引泰誓予有臣三千改作武王有臣三千正同作泰誓時固無武王稱也是故即咸劉商王紂一語而知所引爲世俘篇無疑矣

洪良品曰余覽崇景解春集而歎攻古文之說愈變而愈歧也證據既窮無端附會一事實以誣古籍如云藝文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文字九篇黃帝君臣九篇力牧二十二篇黃帝泰素二十篇神農二十篇鬻子說十九篇師曠六篇務成十一篇黃帝說四十篇皆當時依託謂西

漢時即有此等撰著若據此例則不獨古文僞今文亦僞而三代前無可信之書矣且以漢志有大禹三十七篇疑大禹謨及五子之歌采用之又有伊尹說二十七篇疑伊訓太甲咸有一德采用之又有天乙三篇疑仲虺之誥湯誥采用之言之鑿鑿不知馮氏能覩其書一字否其書世久不傳藝文志僅列其目馮氏未曾一驗其辭何從而知爲古文所采用也馮氏有云師心臆解彌增其陋其殆所以自謂矣

洪良品曰尚書旅獒獒字從犬其解最明自馬鄭誤讀作豪閻氏據之馮景復爲出證其說如謂西旅獻獒之事不見於周書王會解及竹書紀年不知書序有之尙書序不僞不必定爲他書所有也馮氏亦知獻豪不合改作西旅遣其酋豪來獻不知書序明言西旅獻獒不言旅豪來獻也馮氏又謂魏張揖廣雅釋犬歷引殷虞晉獒楚黃韓盧宋猩等名不曰周獒而曰晉獒皆習見馬鄭作豪之說故不引及夫古人引書有何定限王應麟曰能改齋漫錄考古語所出詳且博矣然首如飛遂

見于詩乃以左思賦爲始樹桃李者夏得休息見於說苑乃以狄梁公
事爲始今張氏釋物用晉檠不及周檠或亦偶隨所見耳安得卽臆斷
其從馬鄭之說是眞可謂巧於附會矣
洪良品曰自攻古文家謂舜典二十八字爲姚方興所造毛奇齡引漢
王延壽魯靈光殿賦粤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魏王粲七釋云稽
古則敎哲文明允恭元塞已爲漢魏人所襲用可謂深切著明矣乃同
時有姚際恆者先入閻若璩之邪論執末議本反謂此二十八字出於
南齊延壽與粲漢魏時人何由與此預合不知漢魏人自與虞書合非
與南齊人合也且謂商王之濬哲溫恭周王之允塞不可加之於舜不
知此自商周之臣舉舜懿德借美其君非後人以商周之事撰作舜典
也卽如則天二字孔子所以稱堯者唐人卽以稱武后今將謂此乃武
后之號孔子不可以加之於堯乎
洪良品曰自孔壁書出孔安國以序分冠書首而伏書不聞有序漢世

書序單行司馬遷采入史記鄭康成注之其次第與孔不符豈孔親見壁中書而按定之也如祭仲之命費誓二篇鄭序在冏命之下此皆成王時書而忽入之於穆王書後此明係篇第失次鄭不如孔乃攻古文者反謂壁中之本錯亂如此鄭仍其舊而魏晉人作僞傳者以意移而正之吾不知壁中之本彼從何處見來而謂鄭仍其舊可謂鑿空之談然則錯亂者爲眞本不錯亂者反爲僞本一似親發孔壁而目覩其次第者豈不怪哉

洪亮吉曰孫星衍輯古文尚書注近有上書請　旨頒行者經部駁而止夫馬鄭本至宋已絕其經文同異實無可考孫氏所輯余前旣擿其失矣茲閱陳壽祺左海文集其說更備如云孫大夫博洽宏通素所景仰然其所輯古文尚書注易嵎夷爲嵎鐵易昧谷爲柳谷易不嗣爲不怡易恤哉爲謐哉易阻飢爲祖飢易在治忽爲采政忽易心腹腎腸爲優賢陽皆誤認今文爲古文又云以左氏傳引盤庚惡之易也引康誥

父子兄弟不相及也爲佚句不知此古人約舉經義之體以說文引周書曰宮中之冗食爲佚書不知此周禮校人之文以說文稱怨匹曰逑爲虞書不知此說文之又一解以墨子韓非子呂氏春秋淮南子史記漢書後漢書所引周書盡入尚書佚文不知此周書七十一篇之佚文此類不可勝數其見皆與余同但於二十九篇入誣詞爲僞孔所亂者彼則起而辨之獨於僞古文之誣始終固執而不知所是正蓋爲閻惑之邪說所錮蔽也

洪良品曰近得宋翔鳳過庭錄其所作尚書譜頗多謬說如據史記帝堯曰放勳不言曰若稽古疑爲序書者所加故史去之遂疑晚出二十八字乃效經而失之者不知皋陶謨亦有此四字何獨舜典無之且此四字鄭康成注之秦延君說之其必爲原書所有可知也又云東晉古文固僞而漢時得多十六篇亦未是眞以劉歆所引諸文爲斷不知劉歆所引乖采雜說亦多竄改安得遂以是臆斷爲十六篇之非眞也且

劉向親校中古文以五十八篇著於別錄歆繼承父業請以十六篇立學而移書以責博士親逃來歷明確如此豈猶有僞不知朱氏何所據而僞之也鄭注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朱氏即謂十六篇並亡於建武之際且謂馬鄭太誓亦建武時所殘闕無根之談愈出愈歧其論至不足據惟益稷一篇所引莊葆琛之說差爲得之葆琛云益稷鄭作棄稷言漢學者皆宗之不知百篇乃聖人所定稷周配天之祖也周人以諱事神雖詩書不諱而典謨稷獨稱官惟帝命乃稱名耳此皆據周立法決無以棄稷名篇之理此則其說之近普者也

洪頁品曰文家拉雜用事行文之常近竟有以此抵隙古文者不以爲後人之雜引反以爲古人之竄入余既歷辨之矣茲讀漢書又得一證如班固儒林傳云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迺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於是應聘諸侯以答禮

行謂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季氏章語也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子罕章語也文王既沒文不在茲子畏匡章語也乃班固引之禮樂征伐不入孔子口氣鳳鳥不至三句文王既沒二句合併一處使以諸家攻古人之法例之必將疑班固既引論語何以禮樂征伐二語不入口氣下文又將鳳鳥不至三句一竄入子罕章文王既沒二句一竄入子畏匡章而疑今之論語非古之論語矣閻若璩嘗以此類齮齕古文問者深爲確證觀於此當自恍然

洪良品曰古書有可疑者一事而有二說凡遇此處未知孰是只可兩存之以闕其疑若舉一廢一據此攻彼則失之遠矣如左傳作康誥乃成王事而書序以爲武王金縢成王迎周公而尚書大傳以爲葬周公至於史記太甲即位三年不合孟子泰誓十三年會孟津不合書序此類不勝枚舉乃諸家不狥一說以疑今文而偏執一說以繩古文何也

洪良品曰春秋傳僖公三十二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於崤但述穆公

猶用孟明不言悔過作誓而尚書有之夫春秋不書其作誓事左傳不載作誓一言豈得據此以爲秦誓之僞乎葢古人事有分見者不獨秦誓然也乃今人猶以古文不載史記孔傳不見漢志緦緦致疑殆未之詳考耳

洪良品曰阮元云天寶既改古文其舊本藏書府民間不復有之更經喪亂即書府所藏亦不可問然而古文雖不存其辭自流行民間今所傳正義本是也此亦如晉有古文尚書今文至唐世無傳而古文之辭孔氏之傳轉相嬗不絕也若必以晉世祕府經文不傳遂據爲古文已絕之證則天寶以前之古文孔傳何以猶存於今邪比例以觀藉口者當自知之

洪良品曰今世儒者盤言鄭注尚書爲眞孔學以其本出自賈逵耳然鄭注古文頗與賈異案三國志魏明帝講尚書帝問曰鄭元曰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爲是博

士庾峻對曰洪範稱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賈馬及鄭皆以爲順考古道以洪範言之鄭義爲長夫王鄭所解同於賈逵賈逵本於孔傳孔安國傳云若順稽考也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昔人所以謂王鄭竊見孔傳也鄭既與賈異自與孔異此猶得謂鄭傳孔學而以其所注爲眞古文乎故劉志亦云李譔善古文易尚書皆依準賈馬異於鄭元

洪亮吉曰諸家動據史記異同以駁古文如齊世家言師尚父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而牧誓作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此今文也何一事而所記不同如此史遷云晉散騎常侍巴西譙周以遷書周秦已上或采家人諸子不專據正經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其繆蓋史遷兼取雜說譙周至欲以經正之觀於此可無疑於其湯誥泰誓之非古文矣

洪亮吉曰近人攻古文各出新意並古人事實而亦亂之如程南耕謂巫蠱爲陳皇后元光五年事反譏劉歆獻於天漢以後語誤認爲征和

元年江充爲姦之巫蠱不知劉歆西漢成帝時已仕於朝去天漢征和未遠巫蠱乃其時大變事豈至誤認反不如近人之詳且悉也又如程孫用謂晉時另有孔安國亦經學之儒孔傳當出其手不知此孔安國乃晉孝武時人西晉武帝已立孔氏古文郭璞已引孔傳至梅賾復上孔傳元帝重立於學皆在孝武以前安得謂晉之孔安國僞漢之孔安國而謂傳出其手也本以考據定古文至所據者皆失之不考誤益加誤皆僞古文之說有以啟之吾不能不咎夫作僞之人矣

洪良品曰吾讀三國志而知古文孔傳是時已出也三國去漢未遠孔傳之傳漸已流通故傳習者甚眾如魏明帝問博士曰周公管蔡之事亦尚書所載此明舉金縢蔡仲之命爲言吳志駱統上孫權疏引書曰眾非后無能胥以甯后非眾無以辟四方此明舉太甲篇爲言又士燮傳云尚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欲條尚書長義上之其所謂尚書兼通古今者有孔氏古文在內大義詳備者有

古文之傳在內而其古今之學忿爭者即指孔鄭三家傳註爲言也

洪良品曰陸務觀云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况聖人乎自慶歷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允征顧命不難於議經况傳註乎自此風一開王柏吳澄梅鷟羅喻義輩始集矢於古文尚書至本　朝閻若璩惠棟王鳴盛江聲段玉裁孫星衍等從而揚其頹波著書立說專以攻孔爲務於是聖經無完膚矣究其所說皆巧構疑似毫無左驗但肆口舌而不顧其安致令承學者炫是非淆黑白蠱於邪說而不知所取裁此亦世道人心之害也昌黎云辨生於末學良然

洪良品曰本　朝攻古文者盈天下此孟子所謂楊墨之言也然亦有知其謬而力距之者自毛奇齡尚書寃詞外有江昱著尚書私學一書大旨謂古文尚書非僞冠以古文今文辨證掃諸家考證而斷以大禹謨之精一危微咸有一德之主善克一數語謂非魏晉所能作又有楊

方達者尚書通典略力主梅書之非僞而以馬融鄭元不見古文所見皆張霸僞書又闢閻松靄有訂閻之作梁九山有古文條辨皆能不隨眾爲諾諾者惜余皆不及見此外唯王劼尚書後案駁正張崇蘭古文尚書私議林春溥開卷偶得余猶幸獲見其書采入卷中云

洪亮吉曰攻古文者率逞臆說刪改古籍以合己私凡與己不合者反誣爲後人所改如段玉裁孫星衍江聲輩皆有此弊近人張石洲穆效之如所著㫐齋文集內有允征序義一條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作允征征字當作正允往征之者往嵎鐵南交柳谷幽都之地更正推筴辨其星土物候以正當時治歷之失而允征之書亦即小正之倫與堯典相爲表裏夏有小正允征乃夏之大正漢儒既以無師說亡其篇僞孔習爲誓誥之詞改正爲征以便其狂誕之言而不思其事爲理所必無書序史記諸征字皆後人從僞孔改之云云夫序明著其湎淫失職之罪失歷可正湎淫亦可正乎無端造一事責改征爲正謂夏

有大正之書不知出何典記自知與書序史記不合乃節以書序史記征字誣爲後人所改無中生有自蹈於狂誕而不知蓋其學私淑閻若璩嘗據閻氏疏證以輯年譜日浸淫於其邪說故改古經攔虛論前後如出一轍其所由來者漸矣

洪頤煊曰攻古文者謂微子之命多四字句近魏晉人手筆余讀左傳僖公十四年冬秦饑使乞糴於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又如昭公二十年齊侯疥遂痁晏子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

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此亦皆以四字句成文者且多用排語豈亦出魏晉人手筆乎可知徒執文體以議古文者之妄也

洪亮吉曰傅懋元雲龍一日過余寓談至古文尚書因問余曰人言孔氏古文尚書至東漢已絕信乎余曰古文何嘗至東漢絕也班固賈徽賈逵孔僖皆東漢人也漢書藝文志目皆東京祕府所藏者班固爲蘭臺令史親見其書定爲經文四十六卷著之於志賈徽受古文於塗惲子逵初傳父業爲安國本因肅宗好古文乃取以校三家同異孔僖世傳古文其子長彥季彥好章句學以授門徒數百人故儒林傳末於諸家古文之外特著安國之傳以示區別此載在漢史昭然明白無可疑者曰馬融亦東漢人曷爲云逸十六篇無師說也曰未見也攷班固卒於和帝永元四年時馬融十四歲賈逵卒於和帝永元十三年時馬融

二十三歲章帝至魯拜孔僖爲郎中時馬融七歲孔季彥以章帝建初三年生馬融以建初四年生是四人者馬融皆與先後同時四人皆有古文而馬融獨云逸無師說非未見而何鄭康成學於馬融其師未見其弟子可知也且孔季彥卒於延光三年年四十七逾二年爲順帝永建二年而鄭康成生孔氏古文固自在也乃注曰亡曰逸非未見而據傳聞之說何曰人多不信馬鄭之不見古文何也曰彼未之思也試以古事徵之玉海稱廣記鏤本頒天下後以言者謂非後學所急收版貯之太清樓故北宋人多未之視鄭樵號爲博洽而同志校讎略中乃謂太平廣記爲太平御覽中別出一書專記異事誤合兩書而一之是樵亦未嘗見矣(見四庫全書提要)馬鄭之於古文亦猶是也又以近事徵之盧文弨云鄭氏注尚書大傳朱錫鬯作經義考時謂其已佚而今尚有四卷之書見在德水盧氏雅雨堂叢書中所刊是也又四庫提要云永樂大典今貯翰林院庫即明文淵閣正本顧炎武日知錄以爲全部皆佚

謂傳聞不確之說此與馬鄭未見古文而古文自在何以異焉曰東漢有引之者乎曰孔叢子一書雖不出孔鮒手朱子以爲東京時始出其執節篇云其在商書太甲嗣立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成予不狎于不順王始即桐邇於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往居憂允思厥祖之明德其所述太甲事與今太甲篇同則是東京人引古文之確據也王符生於安和之世其著潛夫論亦引之如五德志篇引說命云武丁即位默以不言思道三年而夢獲賢人以爲師乃使以夢象求四方側陋得傅說方以胥靡築於傅巖拜以爲太公而使朝夕規諫恐其有憚怠也則敕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時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爾交修余無棄故能中興是亦東漢引古文之確證也其餘襲用辭語不可勝述如班固漢書于定國傳引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經即古文湯誥篇也徐幹中論引書云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書

即古文祭仲之命也仲長統引尚書曰冢宰掌邦治尚書即古文周官篇也他若風俗通之引紂爲逋逃淵藪白虎通之引必立賞罰以定厥躬谷永傳之引經云亦惟先正克左右孔融傳之引紂斮朝涉之脛地理志之引周爵五等而土三等無不與古文以爲辭者然則馬鄭而外見古文者正不少矣（案以上諸人所引皆今二十五篇之文無正義僞書二十四篇一語）是故沿至三國王粲七釋濬哲文明允恭元塞則用舜典語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大兵一放玉石俱碎則用允征語劉後主策丞相亮詔牧野之戰前人倒戈則用武成語皆據古文爲言即至魏王肅實見孔傳案唐書藝文志王肅有孔安國問答一卷必其見孔傳而設爲問答之辭也自漢至三國古文蹤蹟明確一一可尋如此誰則謂其本已絕於東漢哉懋元曰然疑古文者初疑其亡於永嘉繼覺其非乃又以爲亡於東漢吾請一言以蔽之曰古文實未嘗亡

洪良品曰饒儀廷嘗問予曰隋書經籍志言晉祕府經文無傳是經文

已亡也特脩志者辭偶未析耳余曰凡一書語有未析可以他書證之晉書荀崧疏不言晉武帝時已立古文孔氏於學乎古文既立於學則其傳本必多當不止祕府之有其本明矣玆曰祕府有經而梅賾上傳則是經在祕府傳在民閒確有可驗故正義於古文則曰其雖久遠流行民閒故得猶存夫晉書正義隋志三者皆唐時所修一書未析參之三書自得其實況志不曰與三家同亡而曰今無傳唐人豈以今爲晉世哉其意蓋以晉世經文古本至今無傳耳其時古文行世已久晉世祕府古本自不可問故曰今無傳也非謂無傳於晉也晉時古文立於學官則博士誦習自有傳本豈必恃祕府以爲存亡哉今世海內誦習五經其類見武英殿本者有幾古今之情非一也然而志爲此言者以晉時經傳並行祕府所有者經文所缺者傳幸梅賾得傳而奏之也

洪良品曰或謂余曰聞人言子辨古文據唐人所修隋志正義不據漢史豈唐人所見較司馬遷劉歆班固爲眞邪何爲是嘵嘵也余曰以昔

者過也從來攻古文者皆云漢人止言十六篇無二十五篇之說唯隋志正義有之不知隋志正義實本於安國大序安國固漢人也人因不信安國大序而惟泥司馬遷劉歆班固之孤文夫司馬遷云得多十餘篇亦約略計數之辭原未詳述此姑勿論至劉歆七略本於劉向班固漢志本於劉歆劉向別錄云古文五十八篇與安國大序合班固漢志云古文四十六卷亦與安國大序合唯除去二十九篇一云二十五篇一云十六篇不過分併各有異同然分之爲十六爲二十五合之皆爲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也總數旣同分數宜容過執今世流傳各書其篇數卷數前後不齊者甚多即四庫全書所錄篇卷亦難畫一皆不得言僞書今必執班志以譏孔序謂唐人所見不確於歆固獨不思歆固豈反確於安國劉向邪何以劉向五十八篇之數與大序相應邪自人不信安國大序復不於漢志四十六卷五十八篇十六篇參差之故推求其所以然而惟準舉劉歆班固十六篇一言不悟班固所云四十六卷

劉向所云五十八篇何以與安國合與劉歆轉似不合者其故安在苟於此根究所由則知古文分併彼此不同而其卷數自同篇目總數亦同可無疑於大序之僞自無疑於古文之僞矣若徒以篇數不符漢志爲僞則司馬遷劉歆班固所紀今文唯二十九篇而鄭康成分爲三十四篇亦與漢志不合也此何說焉豈康成可分今文以與歆固左歆固獨不可分古文爲十六篇以與安國左乎孔穎達疏妄以僞書二十四篇當劉歆之十六篇且竊安國序例以爲之算今漢志具在劉歆班固曷嘗有分十六篇爲二十四篇之事（案僞書二十四篇乃按康成三十四篇計數劉歆時今文唯二十九篇豈能逆知康成之分爲三十四篇哉其僞不待辨）此本造僞書者一大破綻而穎達反以之敵罪劉歆遂致後之讀古文者卽據此爲劉歆之十六篇而以攻孔之二十五篇其誤實本於唐人人自據唐人以駁漢人耳吾方糾唐人之誤不暇而豈知有唐人不知有漢史哉

洪良品曰魏默生（源）著書古微論欲立歐陽夏侯三家今文旣妄譏鄭

氏古文爲僞復極詆孔氏古文謂其上誣三代下欺千載當黜之學校不許出題考試不許文章稱引噫何言之悖也此其毀經之過固不待辨但其所欲立之三家今文彼從何處得之案晉永嘉之亂三家經傳並亡今猶有尚書今文者皆賴安國五十八篇以存若言僞則古今文皆僞矣何得僞其半而不僞其半哉至三家傳註載在正義所引者十不存一彼亦何從蒐而復之乃張大其辭號爲古微而自定一例曰補亡曰訂訛其所謂補亡者如以論語堯曰章補舜典而不知此非引經之辭以史記補湯誥而不知此爲兼存雜說以僞泰誓三篇補泰誓以僞武成補武成而不知前人已爲辨別以度邑作雒爲周誥而不知此爲孔子所刪其所謂訂訛者謂無逸三宗無淫亂之祖甲而忘下文周公有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之言謂微子所問者爲太師疵少師彊非父師箕子少師比干而不知太師少師乃商樂官微子不得呼之以父謂金縢鴟鴞爲陳善責難非疑忌而不

知上文有管蔡之流言下文有成王執書之泣安得謂金縢鴟鴞非逸變作謂梓材爲召誥非康誥而不知書序明言成王以除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安得混指爲召誥方攻人作僞而即僞定一經方摘人之訛而無詰不訛默生在吾楚亦佼佼者乃爲梅閻邪說所蠱惑譬如人飲狂藥遂至於迷黑白詈尊親而不知此吾古文辨惑之作所爲不能已也

洪良品曰余古文尚書辨惑成走質周伯晉（錫恩）伯晉留之齋中一日共同年某過訪伯晉語及我書某未及閱但曰古文實亡於東漢何贅言爲書雖多駁之數十行可了耳伯晉問故曰辨古文宜據漢不宜據晉唐伯晉以告余余曰某君之言是也試問亡於東漢一語徵之於漢史乎抑徵之於晉唐以下之書乎疑古文者初謂其亡於西晉吾辨之屢矣今又變其說而加之東漢其所據者唐正義所引之馬融逸無師說鄭康成之注某逸某亡耳豈眞有漢籍之可證乎正義所載盡唐人

據爲馬鄭不見古文之證不可據爲古文亡逸之證在唐人嘗曰親見馬鄭全書必實有徵驗云然今某若欲證漢事仍不離唐人所引是曰稱據漢仍據唐也伯昔曰據漢當柰何曰漢書藝文志班固所修也班固非漢人乎藝文志載古文尚書經文四十六卷昭昭如也夫藝文一志爲東京秘府書目乃固與校秘書親注於籍者猶今世四庫全書目錄皆著其現存者也案藝文志本於七略而有異同班固特注其出入蓋據現存官目爲書馬鄭不能見秘府書猶今人不皆讀四庫書也至於民間傳本此有彼無人事之常如後漢書明載古文尚書有賈逵傳本有孔僖傳本而於馬鄭古文則別之爲杜林本故唐人據爲馬鄭不見安國古文非必古文果亡於馬鄭時也今謂唐人不可信豈前漢藝文志後漢儒林傳概不可信乎吾所據者實漢之藝文志儒林傳也某若所據者實今之尚書疏證等書也自闇惡證不明於東漢古文歧互之故妄謂馬鄭所傳卽安國古文盡翻唐人成案明與漢史齟齬致令承學者熒惑其言遂疑古文亡於

東漢不知漢世經學易有九家詩有三家尚書則前漢有伏有孔後漢則有孔有鄭分門別派各不相謀孔之古文班固志之賈逵受之唯孔僖世傳之漢史紀載甚明今不於所傳授者考其本末而乃於非所傳授者定其存亡可乎若以馬鄭爲漢大儒宜知孔學試取儒林傳讀之明言傳孔學者爲孔僖不爲馬鄭馬鄭自是東漢經師亦自有古文要與安國所傳無涉見聞有限安能知孔書之亡逸哉不幸伏生今文亡於晉鄭氏古文亡於宋今之今文鄭注猶存一二者實賴安國之書以傳必毀之以爲亡於東漢則斯經將絕矣不獨古文亡今文亦亡矣不獨馬鄭不願有此言伏生亦不願有此言也何也不考情實但據孤文隻義顢頇立論則三家今文並亡亦見隋志孔本僞則今古文皆僞設後有援此例並五十八篇而議盡去之者而今文亦危矣至唐人去古較近縱有微誤可據漢史以正之若閻惠之徒無論其學識不及唐人即時代見聞亦不如其親且確乃人猶信閻惠而不信唐人何也

洪良品曰余復伯晉次日有諗予者曰子言甚析然漢學家終以馬鄭不見古文爲疑何也曰彼惑於江藩漢學師承記之言也記云不知古文之僞者不入漢學試問彼之所謂漢學者將據漢一代之學乎抑徒據鄭氏一家之學乎若據鄭之見不見以定書之僞不僞是徒知漢有鄭學而不知漢尚有孔學也況鄭所不見書實非僞吾前已歷列其證矣乃人猶未釋然者以馬鄭爲漢經師學之眞僞當以其言爲定耳吾更有一證於此夫儀禮周禮馬鄭朱子皆以爲周公作者也雖西河毛氏疑之亦以爲確是周家禮書然孔孟在周於二禮之文未嘗引述一字其爲未見其籍可知漢學家不以孔孟未見稍疑二禮之僞也況古文尚書歷經孔孟稱引乃以馬鄭未見而僞之豈馬鄭之學更勝於孔孟邪且以孔子之親訂禮樂孟子之聞班爵祿而耳目所限二禮未得其詳夫何疑於馬鄭之不見尚書古文邪彼區區以此定古文者殆知一十而昧二五之見雖自命漢學吾不知其所學安在矣

洪良品曰余一日同伯潛至劉幼丹心源寓論及古文舜典伯潛問余曰魏高堂隆所引見於經者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八字耳其餘未聞焉疑非舜典所有也曰他不具論即元德二字劉備用以爲字備生於漢末其時舜典已有此語人所誦習故得取而表之如唐人之祝號欽明後唐人之李號克讓宋人之雷號允恭也古文出於魏晉重華句逃於魏初劉備爲當時國主其字人所共知若僞造辭語狀舜則聖德睿德均可假借斷無有襲同時人字以加諸古帝者此其據舜典爲名不顯然邪世之疑二十八字者未及考耳幼丹伯潛皆曰然

洪良品曰饒儀延嘗以論語堯曰章疑爲舜典中語余既以論語不注書名非引經體據毛氏之言辨之矣聞者猶未釋然一日余讀程大昌考古編有云鹽鐵論文學所引孟子乃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與孟子文意皆大異當時借其語爲證或不盡循其舊如此程氏此言正可爲古文尚書作證蓋其明注書名者尚或易

其原辭乖其本意而況不注書名者乎然此例不獨鹽鐵論有之自閻惠聾昧於此義專以傳記與同歧外之處別於古文學者見聞不廣遂謂其證據確鑿僞益大明時無有以此例告之者宜其惑滋甚也儀廷曰請亟書之以諗來者

洪良品曰伯筲又謂余曰馬鄭尚書注世無全本唐人以爲不見孔氏古文今猶可徵其一二否曰可案班固自注古文五十七篇顏師古引鄭氏敘贊云後亡其一篇故五十七康成去班固不及百年祕府之書尚在班固不言亡也而康成乃注爲後亡其一且既言亡其一矣是東漢之書存於當時者猶有五十七篇而何以注書序又云武成建武之際亡注緇衣又云咸有一德亡注坊記又以爲泰誓君陳亡而正義所引鄭注亡者又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篇是所亡不止一篇也不與亡其一篇之言相矛盾乎且汨作典寶十三篇現亡而鄭注爲逸果其書僅逸爲鄭所見鄭既注尚書何獨遺此數篇不注其不注也實不見

也由此以觀則知班固見古文故志其篇數康成唯不見古文故有此
歧說其注爲亡逸者據一時傳聞之誤耳故唐人以此定其未見不以
此定古文之亡
洪良品曰劉知幾云尚書古文六經之冠冕也自秦至晉其書隱沒不
行於世既而梅氏寫獻然後見重一時擅名千古若乃老經撰於周日
莊子成於楚年遭文景而始傳值嵇阮而方貴若斯流者可勝紀哉子
元借老莊之流行以證孔傳之晚出可謂著切乃紀昀批史通云唐人
皆不知古文孔傳之僞故子元亦云爾蓋考據之家古疏今密亦如今
星歷然是不知子元考據之精要非後人所能逮也史通一書於史不
肯假借何況於經即如開元時欲行鄭注孝經子元以爲非元所著設
十二驗議駁使孔傳果僞子元能辨鄭僞豈不能辨孔僞而其推崇古
文如此且釋其晚行之故如此其必有所質驗可知矣今考據家攻古
文無據誤讀漢史謂杜林古文即安國本誤讀隋志謂古文與三家並

亡誤讀孔疏謂鄭注有二十四篇古文誤讀語類謂朱子曾僞古文經文（四誤論詳卷中）自信得實實則無一不誤正坐考據之疏耳紀氏乃猶以爲今密於古乎近世以紀氏爲考訂領袖而所言如此宜耳學者之附和一談也

洪良品曰僞古文之說唐以前無之至今日而雷蚊市虎千喙一聲今欲定其是非確據證之於隋唐不若證之於魏晉證之於魏晉不若證之於漢人證之於漢人所論不若證之於漢人所傳所見宋程大昌曰春秋所書尙分見聞傳聞爲三等如村墟有火州人數日乃始聞之不如其邑人翌日聞之之未遠也縣聞雖近又不如其鄰人登時親見之爲審也於古文而求若鄰人親見者則莫如賈氏父子班固孔僖諸人若馬鄭之論則有參差則其邑人翌日聞之者也魏晉以下至唐據其冊籍則其州人數日聞之者也至於今日則如談天說夢皆在見聞傳聞三者之外徒據一二單辭孤義而不合數代參覈考其孰疏孰密孰

遠孰近而遽欲臆度以定古文不可得也

洪頤煊曰武成一篇其詞存於今者已見漢初特人不之悟耳余讀史記留侯世家酈食其與漢王議立六國後張良藉箸前籌設八不可以難漢王有云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休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陰等語是時挾書之禁未開古文未出禮記未興而張良已述之如此是必良於秦火前讀古文武成知之今武成之語亦同足知此爲眞武成也或曰良所引安知非樂記曰樂記乃漢人所輯馬融始增入禮記中可知樂記亦據武成爲言也古人事蹟無不可徵如此自宋軒之說興而經典之是非始亂矣

洪頤煊曰論語堯曰章以禹謨竄易成文其後司馬遷作史記效之亦點竄論語爲文如孔子世家云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吾何以自見于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若以論語校之

唯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及道不行二句耳而句又不相屬與論語所引禹謨例同論語文非爲作春秋發而史遷假以爲言亦如禹謨本以稱禹而論語推以本之於堯古人行文自有此體似引書卻非引書唯留心古籍者當自得之

洪艮品曰余讀閻若璩四書釋地有云擇不處仁何注孟異乎注論可見同辭異注古人有之閻氏亦既知之乃其駁孔安國傳謂其注從書與論語異以此繩古文之僞閻氏既以自欺學者又多爲閻氏所欺誠可歎也

洪艮品曰余書錄成中兒鏞視至陸德明經典釋文一條有孔氏之本已絕語因進問曰陸氏既言本絕至唐猶存不疑其僞何也余告之曰古人臨文語同意別須合其上下文參之此言本絕蓋指安國所得原本而言原本未立於學世不行用諸儒未見故但言書逸不言書亡此司馬遷所以云逸書滋多也如今世所行皆唐以前書或爲傳鈔本或

爲翻刻本其原本亦供滅絕豈得因此疑其爲僞哉陸氏釋文方敘古文源流歷歷有徵如此豈以古文爲本絕者特借當時不行之故以明諸儒未見之由而設辭偶有未析遂滋後人疑竇惟在善讀者心知其意耳大率古書語簡似此類者尚多未可徒據一肢半節以規全體自來諸家之誤正坐拘文牽義不審其參差之故以致愈說愈爾歧讀書須識此意茲特拈出以俟反隅

洪良品曰余坐雙晉盦齋猷兒侍前席問曰古文本不僞乃自元以來攻之者若是紛紛何也曰張猶谷嘗言之矣始由一二人自謂讀書得閒筆其說示後而依附標榜者藉爲立名之地從而推衍之雖其初所據已誤而不知假有尋繹原書者急起正之當不至若是紛紛矣曰毛氏著冤詞辨之沈氏彤俞氏正爕皆有遺言何也曰漢劉子駿始右古文已犯眾口奚有於毛氏哉大率攻古文者其類有二其一讀書者古不務搜根如賈豎評骨惟以耳鑒徒見諸家張皇議論附和相高甘受

校人之欺而不悟此子駮所謂雷同相從隨聲是非者也其一始終怙非相持不下如訟師倒牘志在求勝即明知本非情實得罪聖賢不惜違心以助邪說此子駮所謂黨同門妬道眞者也元明以前異說初興人猶未之盡信至康乾間經生輩出挾其宏博之名毀古誣今穿鑿回穴致令學者奉其言若蓍蔡視聖經若贅旒當吾世而不爲判白將是非黲昧聖道日晦貽誤來學不淺也乃書成未出已鬨議者二三然吾有所恃以自信者載籍有眞證據後世有公是非但使吾書獲行俾來者得爲考鏡之資吾願畢矣孟子云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小子誌之

後跋

龍岡山人（裕宸）受業師也（裕宸）以光緒壬午就學來都獲侍先生之門見先生平日著作後宵名震當時而於公餘之暇恆手一編無間晨夕甲申春有某太史奏以鄭註古文尚書當並行請於朝且力詆孔傳之僞（裕宸）心竊惑焉因得閒請於先生先生憮然曰汝亦疑古文僞乎夫尚書固聖道聖學之所寄也乃自明以來爭爲異說聖道幾晦或且妄肆吹求競爲倡和狀經學之源流失經義之宗旨徒矜其雕鑿之巧虛構爲影響之詞彼方自謂攷據精詳引稱淵博豈知所攷者固不足爲據所據者亦未嘗深攷乎且如允征洪範金縢顧命諸篇皆古聖經世全模立政大要亦以攻古文故因而波及而於五十八篇之書不復殫心講貫恐力研窮迺徒分門別戶飾智驚愚負者既誣爲僞僞者轉託爲眞卒至是非混淆邪正顛倒吾恐不惟失往聖垂訓之精且將啟後學離經之漸也汝姑退吾將有以示汝并以告後之

疑古文者爰搜羅往籍採摭羣言莫不抉摘靡遺折衷至當間遇名公耆學猶復與之虛心討論往復商榷凡四閱寒暑而辨惑之書以成今年夏裕寅以試事謁先生處得讀全書此外復彙與人論難之言附諸卷後更名之曰析疑曰釋難曰商是釐爲四卷讀既竟裕寅乃肅然起曰嗟乎衛道者至用辨亞聖之苦衷已有不得已焉者古之時每驗人心於風俗今之時宜以經術正人心吾師之成是書其非徒瑰章琢製得以流傳不朽之謂其謂生古人數千年後既不能親炙古人而欲於羣言淆亂之秋延一髮千鈞之緒且使古文之繳結疑竇莫不砉然以解後儒之尋流索源莫不豁然而通使夫有志古文者不爲所搖奪一任嘵嘵獨衷一是而斯書不至盡失其眞非吾師好學之專且博致力之勤且久何克臻此此其有功先聖啟牖來學詎云淺鮮而世之徇聞見而自矜耳學侈述作而拾牙慧者不亦將觀此書而廢然思返哉裕寅幸古文之非僞而斷滅若非是書之有以挽狂瀾而砥中流幾何不

中於人心而遞流靡旣爰誌師訓及所得於篇至於古文之源流諸家之得失則有卷端之文在無庸裕宸之贅辭云光緒戊子冬至後五日
甯津門下士王裕宸謹識